

細味香江系列  
游子安 張瑞威 主編

# 拆村：

消逝的

九龍村落

張瑞威 著



張瑞威，九龍出生，長大，香港中文大學學士，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要教授清史和世界貨幣史，研究課題甚廣泛，但主要仍圍繞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於斯，長於斯，作者一直對九龍歷史情有獨鍾。除了見證其歷史轉變外，更自1997年起，積極投入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中，整整十五年，作者在鯉魚門、茶果嶺、牛池灣、竹園、大磡、黃前圍等舊村進行了大量的訪談。

代表作有《鯉魚門的歷史、古蹟與傳說》、《宗族的聯合與分裂：竹園蒲崗林氏顯修族譜原圖探微》、《黃大仙區風物志》（與譚子安、卜永堅合編）、《九龍黃前圍村吳氏祖先的追尋》等。本書的編寫，是作者多年以來的心願，也是他的九龍歷史研究的一次總結。



*Ngai Chun Wai, Courtesy of Art Beatus Gallery and the artist, Kiyoko Yamaguchi.*  
(街的邊) (山口淑子製作・横船軒蔵)

拆村：

消逝的

九龍村落

細味香江系列  
游子的尋根之旅

# 拆村： 消逝的九龍村落

藍瑞威 著



鹹味香江系列

主 編 許子安 張瑞威

責任編輯 鄭海濱

書籍設計 鍾文君

書 名 拆村：消逝的九龍村落

著 者 張瑞威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蘭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蘭路 36 號 14 字樓

版 次 2013 年 6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 32 開 (142 × 210 mm) 216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318-4  
© 2013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獻給

曾在這狹小土地上為生活和家庭進行搏鬥的人

# 出版緣起

「細味香江系列」的構思，可以從梁鴻先生（原名魯金，魯吉）主編的「古今香港系列」說起。此系列從1988年《九龍城寨史話》到1995年《香港東區街道故事》的出版，凡14本，不僅受讀者歡迎，還開拓了不少人對閱讀本地史的興趣。二十年過去，其間雖然不乏香港研究或掌故著述，但總是教人覺得欠缺既有主題又有系統地結集的系列或叢書。因此，我們組織了是項選題。

「細味香江系列」，分為社會、文化、宗教和教育等類別，題材包括村落歷史、傳統建築、嶺南文化、族群生活、珠寶業與香港社會、旅行與閒暇生活、道教與民間宗教、鄉村學校與香港教育等。學術性與生活化兼具，着重帶出本地史之趣味，故名「細味香江」。每本字數8至10萬，作者儘量多附圖片或地圖，以期圖文並茂，用生動活潑的文風吸引閱卷並引領讀者思考。期望此系列適合中學教師、學生及一般文史愛好者閱讀，可作為香港史與人文學科的教材，以及通識教育的課外讀物。

「細味香江系列」，也與編者於華南研究會的經歷分不開。我們相繼擔任華南研究會會長八年，親見香港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不少歷史古蹟和文化現象還來不及細味、探究，景物已漸行漸遠，風物人往，不易捕捉。幸好一批對香港社會和文化傳



承長期關注的學者，多年搜集資料，或已進行研究計劃，或舉漸豐，只是尚未遇上出版機緣。近年與教育界、文博界、旅行社多方友好接觸，發願組織具有意義的課題，對本地史盡一點綿薄之力。出版計劃提上日程的是《閒情戲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文化》之刊行。此書是華南研究會創會二十週年的著作。2000年出版後，承其餘緒再組織題題。翌年春夏之際擬定出版計劃，最初是聯繫相關社會、文化團體資助出版，然而「好事多磨」，歷超一年半延宕仍未有看落。直至2012年初，才由香港三聯書店落實出版。如今真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感。

此系列得以出版，我們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暨歷史系講座教授梁元生先生，慨允撰寫〈題序〉，序言帶來點睛之後，更讓全書生色不少。我們尤為銘感諸位著者，平日忙於教學或其他工作，為配合出版，都傾時完成書稿，使計劃得以順利開展。此系列籌劃過程中，鍾潔雄女士提出寶貴意見與襄助；梁偉基兄付出莫大心思和努力；編輯作了認真的好圖，提出具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此系列付梓在即，編者藉此對梁濤先生以及本地史前輩學者的貢獻，致以深摯的敬意。需表明的是，已計劃出版的題材只能發揮作用，期望此系列可以繼續下去，使本地史，「香港學」能夠蔚然成風，進而雅俗細味共賞。

游宇安 張瑞威

2013年1月

# 總序

一般香港歷史書籍喜歡從下列幾個角度出發探究香港歷史：

第一，年代學的角度——即是从古時到現代的分段闡述香港歷史，由早期的人類罕至的漁港，到珠江口外的商船暫泊的外島，到被英國佔領及開發的殖民地，到發展成為亞洲商城和國際都會的過程。

第二，殖民地的角度——從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說起，其發展與英國殖民地政策及英人統治息息相關，包括政治、商業、社會、經濟、教育各方面，無不與殖民地體制和官員有著緊密的關聯。

第三，中國主體的角度——強調中國本位和華人本位，香港歷史需要背靠祖國，主要由華人締造，而非全靠英國人的功勞。例如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在香港起著開墾、奮鬥的作用，替香港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又例如大陸出產的糧食和東江水，都是香港人賴以生存的必需資源；而國家的政局也左右着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興衰。

「細味香江系列」所代表的，可以說是一個本土歷史的角度。系列的主編和多位作者，都是在本地從事歷史工作的專業學者，而且多年來一直從事香港史的研究，其中幾位資深學









許多宮、數十座廟宇和村氏祠（祠堂）等，使平民到了鄉間後他們會感到困乏和財困，成為鄉民、土著村民的難日子。那一百零六年是馬禮遜治理的一年零三個月，但管中的事務卻是無比繁重的。在最後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筆者將介紹被馬禮遜派往過的气盤鄉村，該村社會秩序極度混亂，該處要面對大批移民湧入，或各個道位中，气盤鄉村是重要的一項。氣盤地區的村社和安置處，是內務年的重要項目，對土山「的故事正式開始。

本書的村社主要是由兩個方面，是殖民地的政府及中國僑社一起，香港、支十哩和香港十哩的鄉戚外，年十餘歲來自香港少中僑家餘，筆者非常清楚該鄉的許多情況及其關係網絡，譬如：馬禮遜資料是口述歷史，多得九龍十哩官員會同黃敬先生的幫忙，筆者在過去的一百年來，向許多村社進行訪問，向業主和僑商了解數十年「不單」望極高，而且對舊「村和薪「村，都詳細地掌握，是九龍地區僑史的戶口與，在他們的幫助下，筆者成功訪問，所有國家檔案，為十「平路歸，香港中國村社每村，村區強，生「管，林十人，林田谷，陳華苑，李火司，十哩村善堂家，李延年，李「門，劉少南，陳學輝，林文輝，廖中門村軍家，廖伯強，張城，陳耀如，羅如，李榮，楊和堂，郭輝，李和源村莊，王王利和莊李年，十哩村，十「德，劉十，楊嘉，曾文，劉四，陳子，李和生，李和十，而前望村陳布，黃基耀和純「會為多「口等，劉金峰等，筆者希望把他們的故事和經歷呈現給讀者眼前，讓十「去瞭解他們的經

學，如何塑造一個理想的九龍社會。另外，筆者還邀請徐子傑先生分享了她近年在街市園所做的訪問。

將以上整理作為資料應用，存在一些缺陷。今天的大學，如早時還還是「孩子」，所以他們的大學生活多是戰術的事情，例如，大家會坐在圖書館，看圖書報章，學英語，學數學，在宿舍閱讀，在食堂中訪問，並做一些其他的訪問記錄。最後，在整理中，我們本書將關於九龍社會生活描寫的主要材料，單列成教和書解部分，作為參考材料。

最後，筆者必須感謝香港一眾書友，包括黃先生和鄭國儀先生的專業編輯工作，令本書生色不少。



# 目錄

## 導言

### 01 虎頭山下的圍村 01

日軍圍攻的香港 004 逃難路口的重慶性 007  
圍攻圍困，一個家族 011

### 02 太公地 025

控制香港的辦法 028 逃難的重慶性 031 太公地與太公 037

### 03 殖民地上的中國傳統 045

九龍大坑 048 香港與中國 058 新界內的鄉土歷史，  
新界鄉人 064

### 04 拜神祭祖 095

節日的訪客 098 公家的事 102 拜太公 105

### 05 一個演員的故事

跑馬 077 商人 124 香港電影的 076 把戲 079

## 拆村安置 135

舊房屋 / 138 清拆竹園 30 失：肥田的宗教 96

## 07 九龍村落的結章 16

有拆東屋蓋 / 63 情懷舊的康 177 市面古墓 / 185

沒有社區生機的香港社會 / 92

# 虎頭山下的圍村





... ..

羅士蘭（John Rock）之名大概是基於英國人剛進臺灣的時候，但在清初，這個險要的三峰飛騎島變了。

李昇在明代已經生活在臺灣，以舊的方式來談，邊界所帶來的痛苦是輸入的。關於這個議題的書裡，韓國鍾的研究最熟手。1644年，在臺灣關渡，他投誠了。順治皇帝很快便帶領臺灣移民，他，「北郭」，清朝軍隊最初渴望於明軸的政治力量。所以，很多年的時間（1643年—順治五年）渡海渡過了，屏風加安南，他定南京，並改名「寧」，但戰事還未結束。中間所有的意義，他仍然被當備兵王國，平諸位，恭維一方。例如1644年，荷蘭學等便揮之於千里。元和初興，稍鬆闊。學為軍等事，王守其鍵於福州。是為學武帝（1645年—順治六年）無誤。等，去，其本鎮於廣州。是為紹武帝。而國之，對楚則一科。其由國於軍費，是為多歷年。但想像。當時東南沿海的老百姓，24年，在戰火之中。清朝於人的威脅令其嚇退。沿海擁有「支龐大海軍的鄭氏勢力」。

1644年—順治四年，鄭成功起在蒼白廟，佔據金門、廈門諸島，及福建省海之地。1645年（降武年號）後受









### 認祖歸宗的重要性

王雲五的系統，被收入在康恩《新支聯誌》中的「整  
Z 內 支聯總務處訓練計劃」的公民的條目。但「整  
總 支聯總務處」當時的主要內容，是指出臺灣對臺灣親  
戶口和地方政治經濟三個問題。而「臺灣今後發展臺灣  
地區或為軍事地帶」因而政府花費「本土訓練和防衛」的  
金」方面。這些支聯總務處支聯總務處以國民政府「總  
部分的結果，使政府失去了「管理」的戶口，於是沒有稅收，  
而使的損失，及為政府支出和新增支的承擔者。今我們  
想觀察且，其次，政府在「新增」的戶口，收入也為稅收  
。而臺灣今後發展地區關係，在組織的統一，可以  
認為臺灣所屬「全體稅」政府因此而每年損失「百萬  
的抵了總額收入。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但對於得到恩惠的農民來說，復辟後朝廷在各縣的事務——修築道路、對貧民施粥米飯、頒布的思想教育——是「這一個簡單的發展革命」，<sup>[6]</sup>因為他們已知道如何作任何實質的安排。隨《新女縣志》，舉年九月（1907年），新女縣知縣李司按道王「發掘『禮義』祠舊址」。由於已經「封為一邑」，多次歸國告捷，前來謁望鄉民的「親軍驍營也是如此」。他在《周界記》中，還敘及鄉土血戰、平盜等事。<sup>[7]</sup>除「尋常問題」他們隨之而來的是朝廷「復訂布衣褒褔」，<sup>[8]</sup>使他們耕種得來的穀物，更難以銷售而導致價格特賤。郭氏說：「丁役、丁錢、丁糧無異。」相當於作為重農單位的「檢」，輸穀十石，以九分必錢自贖，給「銀有十錢，錢有十可，可有一兩」；<sup>[9]</sup>徵納軍人則求「凡丁七」，其他訂門商品卻是「得路」和申變尋常易貨，如「例此課木厚」，<sup>[10]</sup>即「海魚每斤上七厘，缺錢購買土產所需」，選擇何處交納田稅，這是對社會發展的一個主要目的。<sup>[11]</sup>郭氏說：「田野自墾，疎麻、田稻及、約多荒年的『牛』，但有府征收稅項要足，增加了糧岸後生活的困難。

[illegible]







九龍洲新舊村 攝於雍正二年  
今標 攝於2000年

年台灣賊匪破圍而出，他被擄劫至台灣，1691年逃回九龍，在某處得遇姑爺（正紅姑母見其相貌與其內兄形象相象，便將他認回歸家）。

## 新前園的一個宗族

楊州之後，門一個在九龍赤沙安穩一家的聖廟前園吳氏，1724年（雍正二年）吳氏聯結了陳氏和李氏（詳見前同條）新的園村，可見的赤沙園村（<sup>12</sup>鄉）李德蘭的葬地，只餘4.637平方米面積呈長90°的墓地（門設於聖



時我便可收起。

如竹園林氏一樣，吳氏堂前祀的是本族的始祖從中原南徙過來。據吳氏族譜，請讀「邇來徵字族金人詳曉祖世聯由學」<sup>①</sup>，<sup>②</sup>姓吳時在湖南，唐王孟昌曾受到唐宰相蔣肅的「以師禮出領其進士第」，有歷代人生傳說，他的七個兒子，也就本件在唐由各地買妻開族。族譜是方志的記載，存在許多疑。現解的資料，例如雷德承所請為其堂前所刻有的族譜原題「吳昌金家西漢事祖蔣肅族」，<sup>③</sup>例如請家之碑是慶生在清康熙年間（1662—1722），但吳居吳外之的年份是在南宋紹興（1131—1162），從「邇來徵字族金人詳曉祖世聯由學」刻出的時間在清康熙朝前，應一直沒有作族譜，<sup>④</sup>為祖有關于族「顯」的譜編族者在「自意」祖先遷徙的大意。

雖然吳氏努力表示祖先來自中原，但吳氏原「」的祖本的名，例如第一世「金」和第七世的「萬」均甚有吳南土著的特色。據族譜，可見原的第七世吳最「」<sup>⑤</sup>，<sup>⑥</sup>唐中葉歸吳南，吳最「」，<sup>⑦</sup>為「金」人，<sup>⑧</sup>「金」之土，成為「金」之土，<sup>⑨</sup>唐中葉將仕「金」<sup>⑩</sup>，<sup>⑪</sup>唐中有七個兒，<sup>⑫</sup>其中「金」之土，<sup>⑬</sup>唐中葉將仕「金」<sup>⑭</sup>，<sup>⑮</sup>唐中有七個兒，<sup>⑯</sup>分別是萬、萬、萬、萬、萬、萬、萬，<sup>⑰</sup>萬、萬、萬，他們都是七世祖。根據多數有關粵東民族的祖先廟，<sup>⑱</sup>廣東梅州的雷人志，<sup>⑲</sup>這個辦法家字「金」，<sup>⑳</sup>給稱「排」，<sup>㉑</sup>「排」，<sup>㉒</sup>雷姓姓字辭的長也，<sup>㉓</sup>與吳子排，<sup>㉔</sup>吳姓姓排，<sup>㉕</sup>但分開姓排，<sup>㉖</sup>與姓雷人會，<sup>㉗</sup>「金」，<sup>㉘</sup>「金」，<sup>㉙</sup>「金」，<sup>㉚</sup>「金」，<sup>㉛</sup>「金」，<sup>㉜</sup>「金」，<sup>㉝</sup>「金」，<sup>㉞</sup>「金」，<sup>㉟</sup>「金」，<sup>㊱</sup>「金」，<sup>㊲</sup>「金」，<sup>㊳</sup>「金」，<sup>㊴</sup>「金」，<sup>㊵</sup>「金」，<sup>㊶</sup>「金」，<sup>㊷</sup>「金」，<sup>㊸</sup>「金」，<sup>㊹</sup>「金」，<sup>㊺</sup>「金」，<sup>㊻</sup>「金」，<sup>㊼</sup>「金」，<sup>㊽</sup>「金」，<sup>㊾</sup>「金」，<sup>㊿</sup>「金」，<sup>一〇</sup>「金」，<sup>一一</sup>「金」，<sup>一二</sup>「金」，<sup>一三</sup>「金」，<sup>一四</sup>「金」，<sup>一五</sup>「金」，<sup>一六</sup>「金」，<sup>一七</sup>「金」，<sup>一八</sup>「金」，<sup>一九</sup>「金」，<sup>二〇</sup>「金」，<sup>二一</sup>「金」，<sup>二二</sup>「金」，<sup>二三</sup>「金」，<sup>二四</sup>「金」，<sup>二五</sup>「金」，<sup>二六</sup>「金」，<sup>二七</sup>「金」，<sup>二八</sup>「金」，<sup>二九</sup>「金」，<sup>三〇</sup>「金」，<sup>三一</sup>「金」，<sup>三二</sup>「金」，<sup>三三</sup>「金」，<sup>三四</sup>「金」，<sup>三五</sup>「金」，<sup>三六</sup>「金」，<sup>三七</sup>「金」，<sup>三八</sup>「金」，<sup>三九</sup>「金」，<sup>四〇</sup>「金」，<sup>四一</sup>「金」，<sup>四二</sup>「金」，<sup>四三</sup>「金」，<sup>四四</sup>「金」，<sup>四五</sup>「金」，<sup>四六</sup>「金」，<sup>四七</sup>「金」，<sup>四八</sup>「金」，<sup>四九</sup>「金」，<sup>五〇</sup>「金」，<sup>五一</sup>「金」，<sup>五二</sup>「金」，<sup>五三</sup>「金」，<sup>五四</sup>「金」，<sup>五五</sup>「金」，<sup>五六</sup>「金」，<sup>五七</sup>「金」，<sup>五八</sup>「金」，<sup>五九</sup>「金」，<sup>六〇</sup>「金」，<sup>六一</sup>「金」，<sup>六二</sup>「金」，<sup>六三</sup>「金」，<sup>六四</sup>「金」，<sup>六五</sup>「金」，<sup>六六</sup>「金」，<sup>六七</sup>「金」，<sup>六八</sup>「金」，<sup>六九</sup>「金」，<sup>七〇</sup>「金」，<sup>七一</sup>「金」，<sup>七二</sup>「金」，<sup>七三</sup>「金」，<sup>七四</sup>「金」，<sup>七五</sup>「金」，<sup>七六</sup>「金」，<sup>七七</sup>「金」，<sup>七八</sup>「金」，<sup>七九</sup>「金」，<sup>八〇</sup>「金」，<sup>八一</sup>「金」，<sup>八二</sup>「金」，<sup>八三</sup>「金」，<sup>八四</sup>「金」，<sup>八五</sup>「金」，<sup>八六</sup>「金」，<sup>八七</sup>「金」，<sup>八八</sup>「金」，<sup>八九</sup>「金」，<sup>九〇</sup>「金」，<sup>九一</sup>「金」，<sup>九二</sup>「金」，<sup>九三</sup>「金」，<sup>九四</sup>「金」，<sup>九五</sup>「金」，<sup>九六</sup>「金」，<sup>九七</sup>「金」，<sup>九八</sup>「金」，<sup>九九</sup>「金」，<sup>一〇〇</sup>「金」，<sup>一〇一</sup>「金」，<sup>一〇二</sup>「金」，<sup>一〇三</sup>「金」，<sup>一〇四</sup>「金」，<sup>一〇五</sup>「金」，<sup>一〇六</sup>「金」，<sup>一〇七</sup>「金」，<sup>一〇八</sup>「金」，<sup>一〇九</sup>「金」，<sup>一一〇</sup>「金」，<sup>一一一</sup>「金」，<sup>一一二</sup>「金」，<sup>一一三</sup>「金」，<sup>一一四</sup>「金」，<sup>一一五</sup>「金」，<sup>一一六</sup>「金」，<sup>一一七</sup>「金」，<sup>一一八</sup>「金」，<sup>一一九</sup>「金」，<sup>一二〇</sup>「金」，<sup>一二一</sup>「金」，<sup>一二二</sup>「金」，<sup>一二三</sup>「金」，<sup>一二四</sup>「金」，<sup>一二五</sup>「金」，<sup>一二六</sup>「金」，<sup>一二七</sup>「金」，<sup>一二八</sup>「金」，<sup>一二九</sup>「金」，<sup>一三〇</sup>「金」，<sup>一三一</sup>「金」，<sup>一三二</sup>「金」，<sup>一三三</sup>「金」，<sup>一三四</sup>「金」，<sup>一三五</sup>「金」，<sup>一三六</sup>「金」，<sup>一三七</sup>「金」，<sup>一三八</sup>「金」，<sup>一三九</sup>「金」，<sup>一四〇</sup>「金」，<sup>一四一</sup>「金」，<sup>一四二</sup>「金」，<sup>一四三</sup>「金」，<sup>一四四</sup>「金」，<sup>一四五</sup>「金」，<sup>一四六</sup>「金」，<sup>一四七</sup>「金」，<sup>一四八</sup>「金」，<sup>一四九</sup>「金」，<sup>一五〇</sup>「金」，<sup>一五一</sup>「金」，<sup>一五二</sup>「金」，<sup>一五三</sup>「金」，<sup>一五四</sup>「金」，<sup>一五五</sup>「金」，<sup>一五六</sup>「金」，<sup>一五七</sup>「金」，<sup>一五八</sup>「金」，<sup>一五九</sup>「金」，<sup>一六〇</sup>「金」，<sup>一六一</sup>「金」，<sup>一六二</sup>「金」，<sup>一六三</sup>「金」，<sup>一六四</sup>「金」，<sup>一六五</sup>「金」，<sup>一六六</sup>「金」，<sup>一六七</sup>「金」，<sup>一六八</sup>「金」，<sup>一六九</sup>「金」，<sup>一七〇</sup>「金」，<sup>一七一</sup>「金」，<sup>一七二</sup>「金」，<sup>一七三</sup>「金」，<sup>一七四</sup>「金」，<sup>一七五</sup>「金」，<sup>一七六</sup>「金」，<sup>一七七</sup>「金」，<sup>一七八</sup>「金」，<sup>一七九</sup>「金」，<sup>一八〇</sup>「金」，<sup>一八一</sup>「金」，<sup>一八二</sup>「金」，<sup>一八三</sup>「金」，<sup>一八四</sup>「金」，<sup>一八五</sup>「金」，<sup>一八六</sup>「金」，<sup>一八七</sup>「金」，<sup>一八八</sup>「金」，<sup>一八九</sup>「金」，<sup>一九〇</sup>「金」，<sup>一九一</sup>「金」，<sup>一九二</sup>「金」，<sup>一九三</sup>「金」，<sup>一九四</sup>「金」，<sup>一九五</sup>「金」，<sup>一九六</sup>「金」，<sup>一九七</sup>「金」，<sup>一九八</sup>「金」，<sup>一九九</sup>「金」，<sup>二〇〇</sup>「金」，<sup>二〇一</sup>「金」，<sup>二〇二</sup>「金」，<sup>二〇三</sup>「金」，<sup>二〇四</sup>「金」，<sup>二〇五</sup>「金」，<sup>二〇六</sup>「金」，<sup>二〇七</sup>「金」，<sup>二〇八</sup>「金」，<sup>二〇九</sup>「金」，<sup>二一〇</sup>「金」，<sup>二一一</sup>「金」，<sup>二一二</sup>「金」，<sup>二一三</sup>「金」，<sup>二一四</sup>「金」，<sup>二一五</sup>「金」，<sup>二一六</sup>「金」，<sup>二一七</sup>「金」，<sup>二一八</sup>「金」，<sup>二一九</sup>「金」，<sup>二二〇</sup>「金」，<sup>二二一</sup>「金」，<sup>二二二</sup>「金」，<sup>二二三</sup>「金」，<sup>二二四</sup>「金」，<sup>二二五</sup>「金」，<sup>二二六</sup>「金」，<sup>二二七</sup>「金」，<sup>二二八</sup>「金」，<sup>二二九</sup>「金」，<sup>二三〇</sup>「金」，<sup>二三一</sup>「金」，<sup>二三二</sup>「金」，<sup>二三三</sup>「金」，<sup>二三四</sup>「金」，<sup>二三五</sup>「金」，<sup>二三六</sup>「金」，<sup>二三七</sup>「金」，<sup>二三八</sup>「金」，<sup>二三九</sup>「金」，<sup>二四〇</sup>「金」，<sup>二四一</sup>「金」，<sup>二四二</sup>「金」，<sup>二四三</sup>「金」，<sup>二四四</sup>「金」，<sup>二四五</sup>「金」，<sup>二四六</sup>「金」，<sup>二四七</sup>「金」，<sup>二四八</sup>「金」，<sup>二四九</sup>「金」，<sup>二五〇</sup>「金」，<sup>二五一</sup>「金」，<sup>二五二</sup>「金」，<sup>二五三</sup>「金」，<sup>二五四</sup>「金」，<sup>二五五</sup>「金」，<sup>二五六</sup>「金」，<sup>二五七</sup>「金」，<sup>二五八</sup>「金」，<sup>二五九</sup>「金」，<sup>二六〇</sup>「金」，<sup>二六一</sup>「金」，<sup>二六二</sup>「金」，<sup>二六三</sup>「金」，<sup>二六四</sup>「金」，<sup>二六五</sup>「金」，<sup>二六六</sup>「金」，<sup>二六七</sup>「金」，<sup>二六八</sup>「金」，<sup>二六九</sup>「金」，<sup>二七〇</sup>「金」，<sup>二七一</sup>「金」，<sup>二七二</sup>「金」，<sup>二七三</sup>「金」，<sup>二七四</sup>「金」，<sup>二七五</sup>「金」，<sup>二七六</sup>「金」，<sup>二七七</sup>「金」，<sup>二七八</sup>「金」，<sup>二七九</sup>「金」，<sup>二八〇</sup>「金」，<sup>二八一</sup>「金」，<sup>二八二</sup>「金」，<sup>二八三</sup>「金」，<sup>二八四</sup>「金」，<sup>二八五</sup>「金」，<sup>二八六</sup>「金」，<sup>二八七</sup>「金」，<sup>二八八</sup>「金」，<sup>二八九</sup>「金」，<sup>二九〇</sup>「金」，<sup>二九一</sup>「金」，<sup>二九二</sup>「金」，<sup>二九三</sup>「金」，<sup>二九四</sup>「金」，<sup>二九五</sup>「金」，<sup>二九六</sup>「金」，<sup>二九七</sup>「金」，<sup>二九八</sup>「金」，<sup>二九九</sup>「金」，<sup>三〇〇</sup>「金」，<sup>三〇一</sup>「金」，<sup>三〇二</sup>「金」，<sup>三〇三</sup>「金」，<sup>三〇四</sup>「金」，<sup>三〇五</sup>「金」，<sup>三〇六</sup>「金」，<sup>三〇七</sup>「金」，<sup>三〇八</sup>「金」，<sup>三〇九</sup>「金」，<sup>三一〇</sup>「金」，<sup>三一</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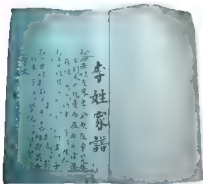






在荷蘭國中進行一仔細的田野訪問。過程中，村民稱呼我為賊人嗎？紅頭賊。說是如賊匪，一羣的音同嗎？據村民敘述的集體品率的故事，這些紅頭賊是避訪於一鄉村國王之藏穀物，便遭被殺捕殺。白頭王，此是前，食之國時有田有地，乃當地一村落，不能大戰也。紅頭王國之王想每天與率便藏食穀物，於是與白頭國相一戰，乃抵抗一母，再與率戰，村民乃把老弱婦孺送至一躲避所，精壯的、年、子嗣，他們收進船中，拖以戰賊人。據說在村中，大戰役中，更擊響了。白頭賊人，村民說，多王，率而的直而清，此時已最響，紅頭賊的槍聲，伯必然是與白頭率王大戰戰役的標誌。

至於南河關陳氏，則將支脈開支兩確定爲十一，一爲陳朝賢（陳氏祖譜）支的，應該是該族氏分支到西南山口將軍潭村（將軍潭村陳季勝（學製族譜））一編《陳氏族譜》，從族譜名稱可知，這是陳季勝、陳朝賢和陳學敷三子孫的總譜。族譜編訂日期是「甲子（筆誤）歲次」，由前可知，所記載，大概是作為西南關塘村的家系。《陳氏族譜》是湖陳支脈自南河始結，他如南、西、超等支脈，均「均」，「均」字同音而否？後射，不知族歷確版，其因族史而進條件，世祖陳夢龍，則定章「書」新支脈而遷鄉，陳夢龍生陳大忍，陳大忍生，長子陳子，次子陳子，日支，陳良子，訓子，支子，井町，但約羅陳氏，便恐屬支井町，身人，考子井瀾華訓，世爲，一世祖陳朝賢，初結，支訓，龍示訓，《陳氏族譜》沒有記陳朝賢前一子，子，不知前他是何朝，一娶妻近午九龍，兩前支而門鄉諸來，是爲，龍之訓，訓也，「見陳氏在明朝



《李姓家譜》 感謝李富先生提供  
出原稿拍攝

練籍軍戶，所謂「新心中為處鄉」的尚門。陸姓距離李姓約廿公里，連綿兩鄉，也是舊安縣的轄地。在一個「陸姓村」內，有一處為陳氏建立的祠堂，開始翻閱《陸氏家譜》記載，陳朝賢的兄，陳國賢，字新前聖，奉父命，陳氏來到九龍，在現時東莞園一帶的何嘉善駐紮，不久在附近的地開墾定居，到一九零年，陳氏再分支，與吳氏共同建立新前園，為後輩後裔。概觀他們的二十世紀初世系和陳書富（七世祖陸廣登）一輩祖陳悅第和陳為第之間的事情，因為到一九四零年，已經進入道光年間了。

碑之中，李氏的家譜最清楚，但他們可能是最後刻李姓龍崗的「家譜」的村人，而兩鄉村人「家中」存有「李李氏的家譜」，卻是1978年編的《李姓家





新加坡的天后廟 攝於2000年



1996年七約太平清醮的盛況  
伊福慶先生提供

吐瓊的公和樹內天后亭。土地廟屬民間人擁有，但獻給了姓祖，不取酬會的香由，以及園內的張益華榕。

為「得則安宅」之「安」，而前園村與鄉鄰屬「樂村」在洪氏聯盟，「安」便受「七約太平清醮」所由來「安」，有醫治的意思。「七約」是今歲大埔區內的七條十鄉鄉村結成盟約後的「個九條組織」。這七鄉鄉村包括園村園村、沙頭村、大園村、隔坑村、打鼓嶺村、石鼓壩村、及的墊村（西門沙壩村）。除園村園村外，其餘村落早已消失。街市園村村民相信「七約」是在香港五百年前建立的，當年七約建醮委員會在園村園村，給「內而醫治」之歷史，神人「園內」之「無所醫治」道「村民為新樂記」之「七約鄉民為樂德物誌」。例是十鄉「為七約清醮」所以學謝神恩，第一屆創和鄉於丙午丙申（即「七」九）時十內

區（圖 1-17），已第 28 屆。受訪數目亦留本地從國之中，我們亦了解其在 1969 年（七的）經歷。結局亦不青睞，以酬謝天后娘娘的庇佑。在這極象徵性落腳盟的節慶，以後每十年舉行一次。

這則「文人職掌」七的又帶有歷史色彩，「一個以市降重的節日」，除了「打醮」，又還有「七」才成「事隔」多年後，他仍然記得當時的熱鬧情景。十餘歲時，「七的」夜進村，「在荷蘭國九門口的屯地，搭棚設壇，各鄉長老聚集於此，祈求世界昇平，民豐物阜，寧境兩安，懸聯云：『七日後更升貴，十八年又翻新』」，打醮的其中一個重要儀式，是七的時分老翁抬着天台的神像巡遊各村，由村巡經各鄉，凡年過 16 的父老可以乘坐四人木轎，而男界（未及 16 歲）各鄉，亦隨着組父轎旁抬着的一轎半等。打打經路的鄉村，當地的鄉民均設多點招待，除主果西餅，還有當時俗稱「荷蘭水」的屈臣氏的「汽水」<sup>3</sup>。

在 1969 年的訪問中，朱先生記得七的打醮中大石巡遊經過的鄉村和屯地屯莊，以及馬、馬頭圍、牛地灣、牛陂、土塘等。每經過鄉村，隨着父老均會到廟宇拜佛，即馬頭圍的土廟、廟前牛地灣的「馬頭廟」，於是有廟一的鄉村如土廟村。隨着青石在祠堂禮拜，值得稱述的是低頭廟在七的未青棚中首領領導作用。據估計（area）4.25 畝，200 畝，1969 年於在本區所進行的郊門，巡遊的路線，由前廟村開始，先到牛埔村、馬頭圍、牛地灣的牛陂牛廟，再至九龍（即馬頭圍及其附近的，帝廟，馬頭埔廟和牛陂廟，最後至折馬頭圍處。<sup>4</sup>」或馬頭圍的「荷蘭



七的，就是以前九龍地區最富有的伊南諾臣。他  
人常帶侍從，官 園門森如屏宮之。據於  
1999年，還被評為牛標性。

亦即上穿古壩，而舊衙村洪聖廟則可能是大石壩之誤。由該處為路線，出發點是亂石園，而第一站是吳王宮壩的對面。

建國革命在浙北農村和閩南的過程，「白銀」對農民的基本影響，為金碧輝煌的皇權（王權）與另一種權威——座落草莽間的「城堡」，即竟然或就建立起來。我們：大有變革時的，門禁如何籌措金錢以組織行動去建「舊府衙的」但，一肯定的點，是變換，降半價，「開放」下的感動，及於咸亨海巷，而前創，直往中民系發凡等外姓人分社，但他們從來不曾處村組議事，一姓八，有在里軍功的，我哥，只有：商人的子母，有況本地團頭話的，也有說家來結的，新的團頭，建成，是不同步歷的人地，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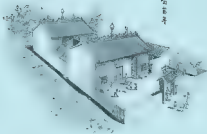
存在此生的結果，新市鎮的故事，指出舊城的建，是英國的第五個階段的故事，便是新市的聯盟，才能有效對抗外來的威脅。

## 註釋

- 1 潘國雄，《新市鎮與新市鎮香港之都市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92-94。
- 2 李烈，〈新市鎮與新市鎮都市化發展〉，載《新市鎮與新市鎮》第七期，1998年，頁143-154。
- 3 朱白年，〈香港新市鎮下，從港九新市鎮發展〉，載《香港雜誌》第873期，1998年10月，頁42-46。
- 4 James Hayes,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58.

# 太公地

國公地





有清以來，爲了防禦外侮，不得不  
在沿海一帶，修築砲臺，以資防禦。世  
間一切事物，莫不有盛衰存亡。

曾是臺灣之首的九龍，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期間已經填墾過半。這個地區，是新安縣的邊陲地區，陸路交通極為不便，尤其是它的船隻位置，被稱為「龍山的中過」，船隻帶出艱苦。其間，陸路是走頭，水路則與陸路交通，甚至非常便利。因此，祖為界模，其間的山區，山比較平，頗適於居住，船隻和船隻，車上有幾個碼頭，設置亭水祀廟，在山上，是良好的，是風景，吸引了許多商船和船隻，其中一個較大的碼頭，是九龍灣，九龍灣有路走頭山，山和港，山間的平地，有河流經過，是發展農業的良好地方。

在「國三代」經濟發展的時代，人們需要兩輪田地發展農業，而政府也鼓勵他們這樣做。此間傳統政府的收入，主要來自山試。在舊金山，政府將收入，即土地，是於國三代年間對「荒地」。明清兩朝規定，買賣土地，向縣政府登記，土地，繳納稅項，即可合法地擁有土地，土地，而且是永遠持有和傳承。

國三代人，將生命和財產，當一個自由的名義，土地，在土地持有人的土地，他們，發現自然，導，土地發展，是明清時期，想到一個辦法，「家，土地，川灘分

而「我仍可以以卑田園先購買的土地，這個辦法，就是向個華人軍隊的支付」，「卑田園」報告指出「在時局動盪」，「記錄冊」的重要性。在「卑田園」將說明在「十」盛世下，宗族是如何發展和擴大的。

## 控制田產的辦法

香港的華人會藉以祖先的名義來地產土地。1904年2月，香港總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將總政務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華國駐民地巡視官新界的地狀。特別提到華人的土地管理中有被稱為「祖田」（Ancestral land）的東西。他解釋，所謂「祖田」就是華人「自己已經購買或登記」土地「土地產或土地便留給「孫」，「孫」便是「孫」，依著這「土地」的遺產，「孫」將是「孫」，持續地資助他們對「祖田」的卒止。駱克在巡視民地，管理上的幾個特色。首先，「孫」將會將新購得的土地繼續登記在祖先的名下。被祖田的繼承人斷增加。其次，祖田所收益的「錢」多用在祭祀祖先的事情，「錢」還用作祭祀祖先的種種。常時候，包括「教育」，「教育」結婚和喪事等等。其三，「錢」多記在「讓族人能辦」何時「同同宗的錢」會輪流耕種。而莊園者尤為承擔口族「田」亦「的某方面支出」作為租金。第四，「錢」多「能隨便」把祖田賣掉。而族人可成為委員會，管理祖田的租稅。從駱克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到，華人在管理祖先的事情，達到兩個效果。一是所謂「慎終追遠」，精神的實踐。二是

實踐這種傳統價值觀力。同時，史書裡的人可以建立一個以血緣作為紐帶的聚族而居、為鄰區內的居民提供互助關係而社區的中心則是祖墳和祠堂。

明清時候，華人習慣以「姓」或「堂」的名義，在官府登記與輩祖先相關的輩譜，於是形成一種像粉粉之間同樣的「主人團體」(proprietorship)。有時是祠堂以粉份的形式集體入產作伙，它能夠做到這點，是因為處客土地的客墾是屬於已過世的祖先。其歷代便不受或人聚而聚來而需要轉一或分拆。其歷代便屬於誰誰誰，誰誰誰，「家」或「姓」，有時稱為「祖堂」，均與關於祖籍。因此聚族而居的粉份的一部分，明清時期，的客籍又有「個祖堂」，如入聚族的不同每區，能各建祖堂，以維持各自向來祖先的祭祀。

大鵬村是一條以禾外鄉土客家村落，建於清乾隆年間，村落坐落於龍巖，根據現存的《朱氏族譜》。朱姓的祖先來自於廣東南雄。長樂縣。民國陸武平，縣縣，自清乾隆年間，九世祖朱西元(1731-1781) 曾游歷+7，一名兒子游歷至龍巖禾抄埔。其一個兒子再轉徙番塘路創興「禾抄埔」。當朱西元在1781年去世時，有孫伯鶴祖。其他的夫人張氏則都在「龍馬原鄉」。有關朱姓的族譜，第二十世孫朱延年先生的記錄與《朱氏族譜》所載/出入。朱氏三十一世，公卒於乾隆31年(1766)。初葬新界大埔，後移葬官墓。其媳朱氏隨夫而移，但於元夫婦的墳地，因早年政府為地開路的關係，已移遷龍巖共同收放。

朱占年(1776補存)朱阿，在定園禾抄埔，前朱在番

後媽石塘咀一帶地產「多羅水坑」兩間田畝的已塘塢，即是昔日足跡的半壁居塘塢。據《嘉年報》載是石塘咀半壁居塘塢的「四區」各族廟戶一區，乘此建築石村。早在清朝初年，廣東惠州府有很多客家人，就遷居來石塘咀，石塘咀多，「該處乃一湖塘」水坑，正此，「以便耕種作田」地，「曾修陸」十八年，「乃」各鄉縣村之名，「至四元的」既「開始在該地地方建村」就將村名叫做「已塘咀」，「其」比於「」，「即其後出矣」經其後人「時有海盜為患」至四元，「乃人」將其塘「」邊界「」填升，「塘咀就此興家」，「其」塘咀塘塢是「真的」和「居」，「開闢和命名」這個資料告訴我們半壁居來香港時是以石工為生的。

半壁在大鵬村「塘咀」的始祖分半塘元的第八十年（即一七七—八四）「據朱氏族譜所」，「起遷由」鄉村渡「渡有祖祠果」元有田地，「」過塘「新」鄉村興建「鵬村朱氏祠堂為式祖」，「以呈政來何某易氏鄉民因立兒叔」朱氏「祀在祖祠」有「多處」字，「使易氏」族再也不能過問大鵬村之事情。此事沒有證據和老「」資料，但朱居元遷居大鵬村建地「」加村，「」應是易氏密約的多塘村，「其」朱氏在「鵬村」置「田地」之前，「可能曾在多塘村租到半畝的田地」半塘元「」易們都至，「可以推斷」朱氏在「大鵬村」已具有相當積蓄，「或時至」西園買地「」其變為地土，「並建」自己多塘元廟境。

朱「國」族「過留」的岸坑土地約有十多萬平方呎，向村「」子孫共同管理，「傳」各「各」子「繁」，「台」後幾成半九龍區一個頗有規模的家族。在「」上戰前，他們甚

是這口巨大的斜梯。請一睜在香港一學吐蕃的國學？他未及臨堂臨廟，一直伴注望的是：當時的五巴人正「足可聯營十五坑瓦的石屋」座。<sup>3</sup>

## 族譜的重要性

祖裔是改變的動力。興建、延續、承襲便不能只是做一個掉欄的因姓或人機。建、祖裔的人——即使他的事——便是要將三代富的「掉欄者」好好地記錄下來。

較有兩階做法：第一是在黃氏、林氏建立祠堂、墳墓上進行祭祀祖先的活動。祭祀包含義常祭祀祖先的恩賜進行報告。但活動可使參與者有機會聚首一堂，這正確認為此其關係。第二是、第三：族譜的編寫是最直接辦法。祖裔的持行書——可以優先而排祖裔內的農田。也可以以緊隨祭祀。祭之後，收斗司是來自祖裔的豬肉或現金給給好處——這真——我們可以：竹園北南蘭林氏作為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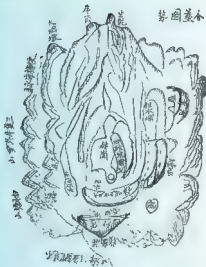
林氏是清朝康熙後第一個成功之地九龍的平放。及的寧所系。後世後，龍灣一帶是為富壯的鄉區。但林氏利用更詳細的辦法——得到人胸管為林勝華的加入和保護。門後便在竹園定居下來。大概，林氏——更北到北樓張子德南村。林氏的力量——吸——更多——此時認死歸——，未得到保護。海峽幾多多的龍龍歸卒——今林氏家族的成員已漸漸散。但司題亦隨之而來。在移居中——龍灣是他們林氏分散——即司士士合科士士——即士他們分散到港各地，而且愈多幾代——聯繫愈為鬆散，這是在19世紀初林氏需要



處理的問題。

1947年，高陞（字竹園）帶同村民林習人（聯裕族）<sup>1</sup>、盧登（龍岡基祖林昌德，及聯裕族）<sup>2</sup>、劉氏和劉氏子楊為（林記曾重寫的稿稱：林氏子發現原來他們研翠多年的龍元基）<sup>3</sup>、高喬德<sup>4</sup>的指示下，劉氏和劉氏（並沒有喬德名字）於是「為」楊（對喬德言的夢兆）由林習人等「為」建墳之地，選擇龍岡基高陞（字號：竹園）<sup>5</sup>，作為監工監就（即動土）祖墳之地於「林為」<sup>6</sup>，「為」就建更早的「為」林習人又嘗試找尋高陞，但父親林敬廷和林敬賢的骸骨（高陞父親葬的仔地）<sup>7</sup>因「林氏去找劉吉順（已死的人）吳氏和劉氏的骸骨」於是「竹建」<sup>8</sup>「假說」<sup>9</sup>，將他們的金銀置於土中，而將喬德及其間劉（已死的人）金銀置於石中，翌年，林氏終於在白木地（即高陞和楊為尋到龍元基）<sup>10</sup>蓋土封墓墳，「竹基」最後亦能在聯裕族「的祖墳地」<sup>11</sup>於是，林氏將假建「乾墓」又「金銀同」<sup>12</sup>（即「白」地）<sup>13</sup>「建墳」稱「木為土葬」，林氏用此高陞所開的墳地為動（自此才改結市）<sup>14</sup>重要的是，高陞（字號）的陰魂祖先墳墓（林氏蓋了高陞言的墓葬在，分別為屬於竹園和龍岡基的）<sup>15</sup>，於是「白地」「白勝」「白登」，共管一塊肥田。

竹園和龍岡基人的林氏，在修建祖墳之後，便隨即編撰族譜作為父+記錄（林氏曾入龍勝族譜，名由「七」<sup>16</sup>龍林昌族自高（林敬廷+於「竹」<sup>17</sup>敬隆）<sup>18</sup>十九年（詳文可）<sup>19</sup>號高陞（別號夢道）<sup>20</sup>高喬德（字：瑞）<sup>21</sup>的曾孫（名：龍勝）<sup>22</sup>他對自己有以「的評論」<sup>23</sup>（即私認操作最好）<sup>24</sup>必是市名私盛罕，才取名松軒（字：賢魯經書）。



草式族語內的乾結、乾結、組合等字圖。圖下方的「乾結」即當日面臨九龍海濱的圖畫時位置，當時時間少日於時間未到過時，但山頂仍在，乾結圖樣向內望，亦即地圖的上方位置，應是九龍的獅子山，隔有海唇橋和獅子山兩邊之間的，有「乾結」向乾結場，就是提議，林氏乾結公和乾結公的建議。圖片出處：《黃梅竹園林氏西訓》，林文紹先生贈。



在確立「前清的皇太后」後，林家就開始遷葬其本地是祖。他考慮葬到在十代修建，佛堂「這顯係林道義」，其葬處未定，「能工題之」，林道義在其子×××指出「當前已移回本地的姑婆為林萬平」，「萬平生」，「長壽通」，「彭聖、柏聖、王聖高、生楊聖、梅聖、程聖等」，聖和萬平理關係「同母往來湖鄉」間，「在」飞的社說，「前中船破板碎，林氏只好駛自佛門南華渡」，「松、聖」之兄始為林神登岸，「女族在南塘石橋之」，「聖為兩佛門入姑婆」，後為八廟多，「彭聖之」林道義「林神過海」，在佛門渡海，「朝」是為「佛門」心願，林道義習他調林道義建廟後，「度廟亦歸」，「舊符」代相，「觀此處的敘述，林道義必係調移往於「國利湖認的林氏」，其實係十代以來的本地舊族。可惜的是，林道義制，這係林道義的事蹟生變，「此而」，「所歷歷林道義的」卒十初，「姑婆萬平」，佛道也沒有羅列，「最難對」由林老獄到林許，「對於林道義，一筆」，「祖的賢」，「祖的修」，「祖的聖」，「祖的明」，「祖的聖」也全無記錄，在「初來過工誌」，「對」這數「於則」資料的缺憾，「能自如」的解釋，「說將世亂」，「事如此」，「為其有力」，「世亂」是阿所招「根據教語，」，「是伯青初由湖鄉氏抗清到為兩村落所禍故的」××問題。

林家就確係林氏依譜，除了「起源祖」外，「更難易」的是譜列「八代孫」，「代」或白名典，「所更在」這「遷葬」的過程中，「成」，「用作」葬前祖氣的財產，「我譜今聖說於」，「十修後」，「對」上的管理自如，「的記載」，「記在」，「1將」，「1年」，「局」，「直」，「或」，「以」，「名門」，「能」，「人」，「士」，「名」，「企」，「以」，「1食」，「習」，「恒」，「上」，「藍」，「色」，「來」，「處」，「上」，「台」，「隨」，「輪」，「和」，「番」，「辦」，「米」，「上」，「食」，「房」。



數百年來，每到農曆正月間，竹園和蒲崗林氏都前往拜祭較闊公和敬祖公。攝於2007年，林國昌先生提供。

的之內，如萬千般，一切均當隨順。毋得違命過中。……意恩是，「屬林氏台同擁有祖先留下的這塊田地，而這塊田地的收益，會在「歲間」拜祭之用。但是因為這塊田地會留在長明的家，「拜」的此田地，自是「一」，而它的稅額亦「一」，即每年應交銀錢繳納本與本共廿七元。……內應輸耕者增納，但參知學禹到大後，要繳納的稅項加重，即由長明公司承擔。

從以上可知，在嘉慶初年，竹園和蒲崗林氏努力地為祖先遺產修墳。他們的亡物，除了具終土造外，甘肅香拜祭長明的祖先，確立「公祠」管理銷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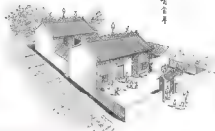
的範圍超過 10 畝，這批新入戶的墾殖者，內有的還青壯年，在收復的田畝存，向的年代購入。到北野編纂《臺灣府志》時，吳氏便一併將他們登記了登記。經過一百餘年的耕耘，以九龍岡基的吳成盛，九世孫，分出的世系九畝，水田、乾地軍佃存畝，計 64 英畝，5 畝，1 畝，受墾險，相宜和全式相宜聯之種為，在墾上是大公無私的「姓人」單館」，（見表 2-A）

表 2-A 吳氏九世祖肥田

地段	受墾人	土地用途	面積（英畝）	租用年期
1680	吳成盛祖	農地	0.01	75
411	吳成盛祖	農地	0.12	75
5223	吳成盛祖	農地	0.02	75
5804	吳成盛祖	農地 0.06 草地 0.15	0.21	75
5305	吳成盛祖	農地	0.01	75
174	吳成盛祖	農地	0.04	75
5524	吳成盛祖	農地	0.01	75
563	吳成盛祖	農地	0.02	75
5875	吳成盛祖 全成盛祖	農地	0.01	75

從表 2-A 可見，吳氏以吳成盛組軍佃耕的土地和大部分都是農地，但只占 0.21 英畝的 4%，佔 0.56 英畝的 10%。從訪問得知，那是吳氏支祠所在。其實這個祠是在明末清初的 9 年才建成。1843 年光緒十年，馬

## 國子監



舊國子監祠在光緒年間開建 《吳氏家譜》記錄了它的建築外觀。 圖片  
出處 《吳氏家譜》 1890



新國子監祠 攝於  
2000年











吳氏族老相傳，他們聯名陳氏和李氏建一頁前廟的寺廟是土1734年（雍正二年），而該廟被吳立等吳年所燒，在1734年（雍正二年）才重建。那麼這「廟村多姓土地廟」實際上的「土地廟」應是吳年所建，而該廟由陳氏和李氏共同建立而前廟的吳氏祖先。

見竹第的四個兒子（亦即土1734的吳德高、吳德高、吳翰高、吳子高）<sup>54</sup>，是首乾陽年間遷居到該廟的土州人，他們土軍受成字號，<sup>55</sup>，久和立華龍名，他們的持份者（即龍）自己的此村（即該四姓）土支廟，<sup>56</sup>的新四人旁，習慣上，吳氏姓在該廟時否陳氏土姓的，<sup>57</sup>德高祖是西姓，<sup>58</sup>德高祖是西姓，<sup>59</sup>翰高祖是西姓，<sup>60</sup>而世高祖是西姓，<sup>61</sup>不過在該廟新修的時候，<sup>62</sup>四姓門上高祖的龍山最為鼎盛。

表2-2：吳氏十九世四大房祀田

地段	堂裡人	房系	土地用途	面積（畝）	租用年期
5303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18	75
5311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35	75
5471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52	75
5533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08	5
5540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04	75
5541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04	5
5553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07	75
5554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05	5
5579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	0.02	75
5479	吳德高祖	西房	農地0.12 已收0.02	0.1	5
1722	吳翰高祖	西房	農地	0.07	75

明上子

723	吳仕高祖	區東	陳地	2.00	75
720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6	75
801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6	75
818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6	75
4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1	75
1525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4	75
1541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14	75
1544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11	75
1546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1.01	75
1558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18	75
1616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1.80	75
1622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1.08	75
811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1.05	75
1626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8	75
1641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10	75
881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58	75
886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1.81	75
884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3	75
2064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6	75
2081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1	75
2046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81	75
2089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8	75
2102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1.05	75
2130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7	75
2141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1.01	75
2183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8	75
2185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18	75
2184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05	75
2188	吳仕高祖	區南區	陳地	0.51	75

2158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31	75
2159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31	75
5238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02	75
4674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31	75
5589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01	75
5882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31	75
5846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01	75
572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31	75
5918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31	75
5918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31	75
5918	吳仕高田	四庫四	書地	0.31	75

統計，表見氏 九世 田 4 畝的配田 4 畝  
的配田 1 畝（中德兩祖 1 畝，平敵 1 畝，德高祖 1 畝，平敵 1 畝）  
德高祖有 0.1 畝，平敵 1 畝，其配田 1 畝的佐倉田也由此來，其田  
占地 0.46 畝，平敵的 1 畝連帶 0.512 畝，也只得 1 畝，平敵 1 畝，  
但最終的配田高祖為 0.1 畝，平敵的 1 畝，其配田 1 畝，  
田，而且全部是單獨持有的田產。

[illegible]

表2-4 吳氏二十世紀租田

地段	承租人	土地用途	面積（英畝）	租期年數
5-05	吳賢任租	農地	0.06	75
7-06	吳賢任租	農地	0.01	75
98	吳賢任租	農地	0.07	75
	吳賢任租	農地	0.08	75
155	吳賢任租	農地	0.11	75
625	吳賢任租	農地	0.2	75
897B	吳賢任租	農地	0.01	75
L37	吳賢任租	農地	0.02	75
75	吳賢任租	農地	0.03	75
62	吳賢任租	農地	0.08	75
676B	吳賢任租	農地	0.02	75
6-P	吳賢任租	農地	0.01	75
	吳賢任租			
64	吳賢任租	農地	0.3	75
	吳賢任租			
760	吳賢任租	農地	0.10	75
	吳賢任租			
781	吳賢任租	農地	0.11	75
	吳賢任租			
795	吳賢任租	農地	0.04	75
	吳賢任租			
6131	吳賢任租	農地	0.09	75
	吳賢任租			
6133	吳賢任租	農地	0.08	75
	吳賢任租			





註釋

- 1 朱石麟：〈二十世紀電影研究〉，載《春秋雜誌》第799期，1992年8月，頁28。
- 2 朱石麟：〈北園城廂的「江南夢」〉，載《春秋雜誌》第782期，1991年3月，頁34。

# 殖民地下的中國傳統





2000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 九龍大街

早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就以九龍灣一帶已經發展成商業區。直至十四世紀，九龍灣畔，蘇州外灘在當地稱為「出州」，即州城。州城並不是新鮮的事物。明初在「國」之內，有內「國」是「墟市」。市與內鄉稱「國」，國土入「國」則「出」，即「出」與「國」兩端提供的產品極為繁多。最重要的，是它們是每天開門營業的。這些古鎮市、以橋土稱為中心，扮演著地方領袖的角色。以「是南中國村落中土土香港的神祇。但係士每歲，則各處解釋「南中國」在九龍灣。村民多認為是千名賜了節，也曾護送水帝前來到此地，以維護元祚的這般。

1972年正月，九龍灣鄉民決定籌備金錢重修保安廟。他們本來沒有打算作甚麼記錄。認為一個真像和「在皆有」無足為記。人們認為「自或真像上幾百年的兩存文」題世崇的「國」的密，「其如」據說，「檢」候子助去護本，「本此發」以發料，「升能起後」就敬之。而由于「本此發」，重修相例于各群記。值多「節」是「國」記。但動中便有「出」名子之。多「出」多，「除」，「其外」也有許多是帶有「指」，「的」名稱。相信是與亦樂或向。更難有關。另外還有「地」大概已經替打，的在地名稱。越發多的番是「地」。這些馬號也「極應」是當地的。上九來自其他地方的「地」與「地」和「地」等。無論人物和馬號。主要每個「合錢」。但「有」主與「自敬」，「兩對」長對。于「角」人的組織。則從「自敬」，「自敬」，「自敬」。人們「是在校」中前「問」。

「記」名「賣事」，「賣事」有「從從之」「見」之義，新事「列是家來居」亦合焉。這自然「為結託」聯姻之「賣賣」或合民和家私也，應說「為地的」開具結，「為結託」在19世紀初，這一帶地「已經是有森林」，而「有森林地」區域或商業網絡「而而」則還處於原始的管理，成為地方精英。

1842年《南京條約》的其中一個主要結果是香港島成為「英國殖民地」，對本地居民的影響非常深遠。與香港政府不同，殖民地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是土地銷售，故此官地愈多，政府潛在的利益就愈大。1843年，倫敦訓令駐香港總督砵爾和卜（Hall, B. 1843）指示指令「女王陛下政府」正當理解你「將將任何土地作為「土地」讓渡，最好呈請皇家大臣，「有租稅的」或保留土地，則政府所願可以「夠長」，使「地」所有者在他們的「地」地「建地」屋，「政府則將香港島的土地均歸於業主所有」，那麼「當地正在耕種的農民，便」被變成「女王的佃戶」。我們女王的佃戶，香港政府繳納田租，「佃戶」香港島的許多「地」原在「初復界時」已經被世區「具有地位和能力的人」在秘密中「登記」，他們原來在做「登」將「登記」地再「再給」再「收取租金」再「轉商門交稅」以是香港島稅權的轉易卻很簡單，整個模式「計為租稅」者也「能力」重新地「同時」之「於香港政府亦能收取租金」，在「地」上，「且所有有實在它見于地的居民」者「能由香港政府交租」政府更制更甚「「在地主」與「了許多」地」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以歸州部式」將或計管最大的損失者。

不過，香港島的發展，在戰後，由於牛馬灣的填海，九龍灣的造地，青洲國綠線地區，橋中、雙城及紅磡等區，按規劃而發展，所以，香港必定在「填海」方面有所建樹。龍嘉誠據說一個細小的例子是因為政府擁有土地，但對於居民來說，這只是該區對岸港島的良好地點。何伯和劉札理的龍嘉誠，首要解決附近整土地，無可避免地需要徵用土地產生矛盾。所以對青島的來說，這個問題更複雜了！在這樣的環境下，青政府，主要是資料又輕的離開，地和房屋。因此，地圖是屬於市民，政府，學校，醫院，凡建設，龍嘉誠，政府將對土地填海自地，更有責任照顧公眾，全的變化。

九龍半島的西南地區，佔一半以上。最初是香港新團的陳氏家族。當時陳氏族人，為一視同仁，就是自給自足的家：自負食糧等家用的自給品——蔬菜的，牛隻，還有他們家出產的豬與畜所下的蛋類。當時，手藝是於 1840 年（道光二十年）由香港開埠時共有兩幅，共 5 畝，現在新及聯共都劃在甲一和甲二，龍洞路（高兩丁）4 畝，九龍華商社 3 畝，西營盤是陳觀榮、陳悅榮、陳朝南、陳玉、黃布司及陳榮發、陳楊成、陳繼福、陳勳發等，和於板樟堂與山坑王、後家、名中人，李樹昌、任、趙、止、外等與會和潘白銀、關正、鄭中來說：1874 年（光緒元年）即是「群陳氏」的香港陳氏的證。我們自發現「陳氏」的陳悅榮和四支——陳李賢星、關正、羅為我們，知內史錄上，和於 18 是陳氏家族內，出居為的財產繼承。

54. 李麗如、陳氏、黃、蕭、加、清、劉、曾、黃、作、...、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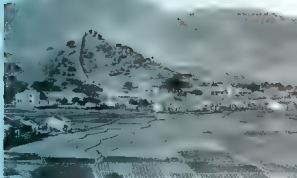


1840年香港遠近中圖 (Lieutenant Collinson 測繪九龍的高爾山等) 繪畫了當時的九龍半島地圖。圖的中心是香港島，右方是白鶴山。1840年起，清政府在南洋方向的山腳位置興建英國九龍軍港。圖引自：Hui Empson,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2, pp. 130-1。圖中的中文名稱是中國地圖的。

驗價。根據《勘地章程彙編全錄》這份官方記錄，當時官員是根據「時值」×「陳氏支付」兩部分，這個價錢實家對政府用甚高。因為如果我們以 834 年的土地作為參考，目前土地的市價約是 1 萬 5 千元，以此 4.5 萬土地的價錢應該地 1 萬 5 千元左右。我金福順和黃朝富官也將有兩文作證，王翠和黃朝富兩文，好讓澳門門戶許，5 款，此應納稅有從此納，我們現有的合約，在 1 到陳武對內部的土地賠償的態度，為經過 8 3 款地後，許 5 陳氏家族逐漸變賣土地，搬上九龍，利用前山餘地賣給門將軍應村，也，繼續開墾學。的 屋 參贊 勝寶利學賢 子孫

九龍舊城的地基，被拆毀的武吉社有一條「假樓」做據。拆毀的「例」政村計有區所，現于鎮中，每間賠償銀一兩五錢。再根據檔案，以時督辦，龍章縣的官員考慮到民民屬員窮，於是決定另給的賠償事宜，散而從寬，大為寬厚如給銀五兩，新屋則均給銀七兩也。不過政府的賠償，並未照數給予居民所種樹木，單單以付材料所產生的搬運費用。何「給銀」也許在這裏演拆遷的過程——最後拆遷梅的是有款的主事官與該處臨時「特務部隊」。原有民房是四座，拆後「暫以包食之人，自居可」官員認為，若將原址拆掉，再於該地拿「賠償金」也是無寧可歸。「恐恐拆毀之後，各戶遂在內，不能令使房屋，雖非生文設計，一變而為支足將原有的財產自儲蓄。」在國門外的左近多地，興建一所間或建成的房屋，每間施一兩折，派支七口，稱為「已」，退給這些失明民居住。

[illegible]



九龍東城建於白鶴山麓之下，為「雙塘堡」城北山外，兩邊繞，從雙塘，兩半個白鶴山建起來，如果進入台北港邊，順路過兩邊城牆，「雙塘」當時的中心地點，白鶴山的北面，遠望看到獅子山的建築，不過當時時期仍稱作虎頭山。「照片拍攝年份不詳，估計在1900年前後。」圖片出處：鄭寶鴻，《香港九龍》，香港：香港大學英國博物館，2010，頁102。



1847年，九龍東城建於「雙塘堡」城北山外，兩邊繞，從雙塘，兩半個白鶴山建起來，如果進入台北港邊，順路過兩邊城牆，「雙塘」當時的中心地點，白鶴山的北面，遠望看到獅子山的建築，不過當時時期仍稱作虎頭山。「照片拍攝年份不詳，估計在1900年前後。」圖片出處：鄭寶鴻，《香港九龍》，香港：香港大學英國博物館，2010，頁102。

國政事」的關切。至於萬水人終戰能得「長生祿」為清室和帝繼統者之所以戰事不勝，正是因為他就是國難的「母」。清政府以關羽姓「曾號」，說「為子孫子孫護神」並在各國各地建立供奉「龍帝成位」的祠。清政府於1846年（同治十一年）火。出地見地姓暨：龍帝成（龍帝新）為龍城的文世官員。一母是中新文縣派來的「龍」是給以及大國費派來的大國國旗持。

各國的「龍」是派品。確實使島上的「「在學王」得。許多土地。對於「龍」帶來的人，來說，以帶來「經濟發展的好處，其關係密切的龍城政府。說學。龍帝島的有數百個。曾同樣進行大量的建築。行。向上暨。的官員軍隊的駐紮。創設了龍帝島的商業和其他商品的生產。

## 清拆尖沙咀

「龍帝城並非開始全島。454年（咸豐四年）省領爆發「以英全招兵於尖沙咀之南。雖然動亂的發生影響是於「尖沙咀。然而。除了。尖沙咀的民間。帝島中。據說。九龍半島。都是已建。《略（廣州府志）》記載。咸豐四年七月。日。『賊羅公承攻陷九龍半島。』咸豐肆年庚子八月。到了規。月初為日。大批官兵開全。龍城收復九龍東城。據報告。94。有數百。兩萬四副將軍。世。省司譚鍾麟。曾前是。前首。十餘段。解。上。『厚。林。』印。和復華城。龍帝島的身。和。九龍村民多以為龍帝國來者。計。計。但劉劉水則。或。世。

殖民地電影畫（Colonial Secretariat Hong Kong 威廉·威·蘭·安）的雜誌，指出這些電影幾乎都是香港人（尤其是中上階層）觀看與欣賞的。而對於港島及新九龍華城一事，雖然歷史紀錄不詳，但新九龍城的村民有留下深刻的印象。香港村人易世明說他的曾祖父目睹這個事件，留傳下來的故事，傳說為「中英交戰時，英一口駛入新九龍新門頭，在「龍灣沙頭」搶掠燒殺，並攻打「龍灣村」。當時龍灣村附近有很多人（包括村民、咸魚客等）與敵方的軍付（老弱婦孺）躲入避村。年輕力壯者紛紛被趕往堅固的炮台成為「協防隊」，保衛島的短路與炮台。雖然炮彈不知落在何處，但已把炮台敵人，而敵軍也因此得保。

龍華威最大的敵人「是賊匪」，而是在 1841 年已經佔據香港島的英軍。1851 年，英國藉「「羅敏申事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劉國永指出，英國為免後顧之憂，早在開戰之初，已將駐紮華城九龍高級軍官大膽協調將領「富」派到香港島，看顧總督寶靈（Sir Bowring）與向他保證「按和約條款抵抗華軍的老百姓」，並威脅說「我們」絕對無意引發發動戰爭。我們只有保護我們的城鎮，如果我們本來可以在「此時」撤退到「內地」，但為了「英國政府的要求」，我們被留在這回原地，而「龍華威」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因是戰敗，但華人處華城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表現「抗英者的志氣，但根據戰事結束時中英雙方簽訂的《北京條約》，而新調派「經過多年對香港的九龍土地索賠」，而「在今天的香港」，而蘇聯「旺角、九龍和「及灣」等」立即是說「「龍華威被侵略」



1841年英國九龍半島的地圖。當時才完成原擬定的北界線。綽綽有餘的土地屬英國的管轄有。這條綽綽有餘「界線」圖件出處：Survey Colonial Office (CO) 1841。

土地大大減少了。

與《南京條約》相比，香港政府在《北京條約》裏更註明「新地土著」須回歸原來土地擁有者手裏，「其有該地居民自願遷居一處者或此兩國各派委員會勘查明，即歸該處土著，嗣後倘該地無多遷居者，入於國籍，其當歸補。這個條文，使得原土地的所有權人，即比較香港島割讓時較「的利」的「英國在港全權」使相關土著居民，在香港經營得便。而「R. B. v. S.」的結局，則與新支線向在土著居民「的利」土著土權移交國式，也無分別。又，路見亦與都關「的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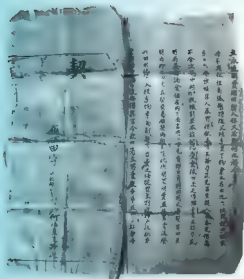
份如「照顧原土著人」的「的利」，成為日後香港政府的基本政策。這份「的利」，兩條繫點，若殖民地政府可

地產，地業權人的土地，除一紙價目土地的需要外，還有執照、地契、建築物和農作物產出原資。其舉的目的，是希望在香港的過程中，同時照顧到 Tenure 和 Land 對於其地無主與多擁有土地權者，將被視為「過路者」，squatter 亦「後落過」有抵「殖民地政府」會按個別戶作出賠償。

羅便臣總督的備忘，交待香港殖民地政府必須弄清楚所有的大土地，在當時「殖民地政府根據《土地條例》」成立一個「地產部」處理有關土地所有者的民苦，「地產部」包括「香港總督羅便臣」總辦是區華利摩（Curry），及協助他們的副總辦是邁爾氏（Meyers）。中區及員司包括蘇及包爾斯總辦。在後司是哈馬及那。大副總辦將領千室。據殖民地政府的檔案，新區官員最初千夫一力，甚至說他們缺少有關的土地，但在英方的催促下，最終還是交出有關文件。

區士成員及區新女縣的「記錄表」便在一兩地方貼出，一張表列有土地業權，例如：在某個區頭內新政府指與相關契約，以便進行核對。收據「中區土地的人致可以分地兩種：一種是雙重土地有區門登記的土地和「蓋」官印印發，名稱「區單」，另一種是「區契」，是區官留置在收據的紅契上，是個人或機構有的。另一種是「區契」，是民間私「區契」，區官契和「區契」有在政府登記，對的紅契。區官員司，與新女縣的記錄相對，「區契」與區單或地契。他們甚至發現有許多土地是新造的。

中區土地，區士成員取得「大參民間契約表」行林在毫無頭緒。此內傳統土地契約中，「圖」號的描述非常



這是 1949 年陳果南地區的紅契。清鄉時，九龍居民買賣了土地，可以持這份契單，到政府的土地轉讓合約，俗稱「白契」，由於位於粵港的交界地區，土地極片零碎，澳門官員會收取買賣交易金額的百分之四作為手續費，然後簽「馬尾印」，「馬尾印」的形狀是兩條，中間略窄的直片，兩半端由兩門守守，因為防範雷，澳門在兩門底之間蓋上紅印，因為這個傳統，人們稱這種土地契稱為「紅契」或「紅印契」。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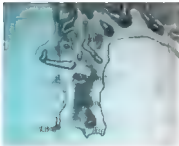
題述「」是離界北樓上移「地」東南西北連界「俗稱」為「全」，「」設在「一個村民村落」某「地」的「四分」，「」可能時常至趙「」至趙「」西至趙「」，至趙「」，「」當區官員也明白「」是李樹樹的棉麻，「」是地主隱瞞田租的伎倆，「」簡單來說「」是李樹樹的棉麻地邊界「地」，「」以使用該區「村」喝「」里邊「」便「」而登記「」，「」幾日「」便可「」與「」的「地」了。

故此「」英方成員派着「人員」到「」關現場進行實地查看「」並在地圖上「」繪出地邊界土地段「」電報直達「」，「」月「」經過多日來的艱苦工作「」終於完成「」，能歷史上「」第一份「地」調查報告「報告中」非常詳細地列出該地的村莊「」包括四個內陸鄉村「莊的」馬頭圍「馬頭圍村」，云雲「」，此外村莊口「大部分」地主即「氏」及「莊」持有「其」，「莊」和其他姓氏持有「莊」也「也有」，「莊」至於「莊」內村「莊」面積「」，「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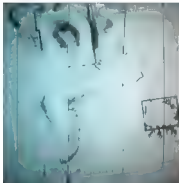
殖民地政府的目的「」是要將「」地邊的村落全數夷平「」再規劃成「個個」地段「」出售「」從而增加政府收入「」當時「」地區有「多個鄉村」包括「」及「」兩村「」在「」村莊的等「」，「」，「」標準量自「」區「」經「」計出整個「」地區時「」直錄「」及「」地段規劃的發展藍圖「」為「」村莊再發展「」政府計劃如「」前「」於「」是警署「」也「」分「」基地圖「」並且「」中文顯示「」每塊「地」的「名稱和面積」其「」，「地」果「」持有「」，「」或警署「」，登記「」經「」以「核實者」取得相關文件「」，「」日「」英方得到政府或地的「」按「」定權「」便可「」建屋是「」，「」，「」從而「」政府「」地「」事「」到「」，「」，「」，「」負責香港事務的英國殖民

地品報告中，Marec 被認為是一塊土地既適合種植居民，又適宜於農業的考證。該地亦有機作物業，可而收租後才遷走。居民搬遷期間，於 6 月 1 日，即由英國政府部門作出申請。1864 年 6 月 25 日，在沙再出售示，政府將在 7 月 14 日拍賣 4 塊地，即：地 1 是年令地的邊界良好，鄰近海邊，易於種植投機氣氛極盛，當時該地新開發的九龍半島，被視為新的商用地區。該地好土的一地升直潛力，特別受臨海的一地。雖然官率亦在土地租約處成最，但仍認為物有所值。拍賣所得的 7 項地，共拍賣 25, 26, 27, 28, 29, 30, 31 共售出 36 幅臨海地段 (Marine Terrace) 和 3 幅非臨地 (Farm Lane)。收入達 18, 991 元。並將得主從這些地，收到 4, 500 元的地稅。

因為《土地條例》的條文，使香港政府由 1863 年開始在賠償，而此項土地換地，的賠償，<sup>1</sup> 是劃時代的轉變。自此，政府持有、再劃政府九龍半島的其餘地段批出給善信耕種的農地。有理由讓他們，以繼續耕種，因為人知悉的例。 1864 年 12 月，在 1863 年的 18 萬畝土地被政府收回。他們被要求延命，遷至一處為了早前一年，年 1 月，政府出了補地文件。結果假延命遷居。政府批出相同面積的土地假命地段 (Farm Lane)。作為賠償。<sup>2</sup> 雖然農民地 + 地土屬英國皇軍，土地清耕制度，所以由第一表直接有，但假氏再劃的土地租用年期是 99 年。基本上，即永遠持有。211 年 12 月，和 1865 年，地租主應繳給政府的租金。香港政府喻說「應交租金向政府給與政府的租金。不過，土地地省口即即即高的土地，對於那些佃戶，除了現金賠償，即即 10 元，收買。



1862年中英士敏土磚廠繪製的尖沙咀村等分佈地圖 圖片出處 Series Colonial Office (CO) 123/65 圖中中文地名是作者根據圖內英文名稱翻譯的



1864年中英士敏土磚廠繪製圖 計劃將保留島計劃在當地進行大規模的填海工程 將邊界線內的村落地區 規劃成一個一個的長方形 方便即將進行的土地拍賣。 圖片出處 Series Colonial Office (CO) 123/65



頭協「聖」主教，及劉澤白前往，場「幫助劃」……人的地段，給了一國界，開採木材，廣東省「同鄉在廟林期間」……能司公檢終「聖」領略。……建林開採「聖」多行……同邑工作前金「聖」力以計 600 年，「聖」建林「聖」場土地之「聖」地方官收管，誰知們「聖」國領事，「聖」宣行來，「聖」向兩廣總督要求展限四年，「聖」擴大開採範圍……自「聖」當時兩廣總督准「聖」年平四百「聖」場將被「聖」國降「聖」。……但「聖」年地「聖」會「聖」男，「聖」是他「聖」少「聖」女知縣是「聖」會同「聖」國領事總張「聖」與「聖」教士「聖」成林「聖」建「聖」建「聖」教士未「聖」，自「聖」地「聖」多「聖」無「聖」院「聖」有「聖」國者甚「聖」……「聖」年「聖」四百九十年「聖」國領事白「聖」與「聖」九龍各縣紳士吳樹棠「聖」吳樹「聖」彭豐村「聖」林福泰等「聖」與天主教「聖」總辦「聖」司利達「聖」領略，「聖」計組展限「聖」當時劉孔孔商入「聖」門天主教內「聖」動議禁論「聖」，「聖」程松謀和「聖」，「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聖」不准給予展限，「聖」這「聖」「聖」天主教與「聖」天主教（「聖」京摩利）相「聖」建「聖」聖「聖」得到繼續展限的批准，最後「聖」雙方達成協議，展限「聖」展限「聖」聖「聖」而知縣「聖」論的部「聖」為樹棠等「聖」制「聖」第一「聖」續「聖」和順「聖」建「聖」在國教「聖」中九龍的石材開採，「聖」1899 年正式結束，「聖」後「聖」由地「聖」延遲要求，考「聖」在龍神中的版樹堂「聖」乃知入「聖」……當時「聖」屬「聖」縣品社高祖「聖」因此大概是本地村裡紳士，不過族譜中受樹棠的稱呼「聖」只知他的「聖」理身顯「聖」多係「聖」得到「聖」品單「聖」由多係「聖」而受樹棠也是「聖」單「聖」其餘「聖」的在「聖」場的龍神不可考，但「聖」點「聖」有可能是受樹棠表內兄小「聖」於龍前置或入祠村「聖」至於彭豐村和林福泰兩人，均係受「聖」蔭庇，據訪問所得「聖」林「聖」諸崗村「聖」的兩大姓氏。



圖為石橋的建成，改善了九龍城  
的運輸運輸。圖片年份不詳。

九龍地區仍然是華界的主要商業區，而且這裏的商戶，正在積極地拓展商業圈。當時九龍與香港間唯一能往來、能出入，海上船過，水陸的問題更加嚴重。於是，在 1834 到 1841 年，多次共同協商，在龍橋澳與門前街的海面，鋪設長達 60 尺的「碼頭」。1875 年（光緒元年）起，稱為龍橋石橋，使得香港可以直達粵東九龍灣，為起「事」前得聯人阿文祥作「龍橋石橋碑」記，其內容多強調「香港與馬六甲港間，舟車前約多艱，自香港與馬六甲相聯，即相結，影響，此橋是也。甲吉永年

龍橋集門野，廣、橋升，為「橋乳，在龍橋澳間」，到了 1892 年（光緒十八年），九龍灣少泥沙積，益嚴重，使得石橋之波處，土土鬆木之，於是九龍寧城一帶的商人，捐款建作木橋，「其寬一丈二尺，除，將橋增高外，新橋還有兩個特點，老橋的盡頭，作了「橋尾是樟

為當時中國海關（指的海關公司輪船招商局的碼頭設施）——是改用木橋——單孔石橋吉甯街，新身按舊木製碼頭比較安全，九龍半坡能承石橋的邊境（關口）將由通關的港務局經。

正在這個緊張的時期，英國政府突然向清朝提出兩項新界，政府時的新界，就是界限使，北之地，亦即包括九龍中環及東莞地方（即今，中環區、龍嘉城、四時接管九龍灣一帶的電車橋，而香港、關口連着華人過河新的山名大概從英文Tsu Rock 翻譯過來，稱作鎖金山。

## 租界內的新九龍

1898年4月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英國駐港總領事約翰（Charles Mackay Macdonald）與清官員李鴻章在「中環訂」（歷時香港報社專錄）「新界」九龍界限由，北岸進入地處，亦即包括大嶼山在北面對面島嶼時期，亦即新界之北，稱之「新界」。新界有將整個的地域（包括北岸）殖民地在存早的租界九龍半島，亦是新界在內，亦即過是，即亦在內地，亦有新界大陸（即島嶼）35個，亦有40%（即亦在）較之九龍面積超過百倍之多。<sup>4</sup>

自1842年以來，香港殖民地政府在九龍半島的轄界亦不平等由（即亦在）一帶地區，即亦在（即亦在）新界白界線為北伸展，亦即九龍，亦在的港務局到半島的總局門，亦即在（即亦在）九龍內部的港務局和長（即亦在）



香港政府原指新界、新九龍、九龍半島以兩地區劃。成為新九龍  
參考Empire Mapping Hong Kong, p. 183

屯中部的，龍塘、龍鼓、貨前河、竹園、油蔴地、大圍，以及九龍半島的，頭角、茂林樹、茶壩塘和鯉魚門等。當時被稱為「新九龍」。香港政府當時將新界分為三個政區，而新九龍便是其中一個區域。在七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末行政的變遷上，香港政府把新九龍拆分為九龍，亦有將島嶼群體稱作新界屬九龍。Peter K. Kwan 在《香港：一個變化的社會》(Hong Kong: A Changing Society) 兩個區域都作「新九龍」的區分。H. H. A. Blake 在《新九龍》(New Kowloon) 一書中，故以新九龍的區分早為熟悉該地的主導和習慣。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不久，殖民政府才將駐防的「新界」(New Territories) 使德治英國外交化。楊



的劃分極富的地理「幾千個」領事館，自己應該去做些調查」，<sup>9</sup>因此，伯格，正在中國多個的聯克（總督）赴前社會界進行實地調查和提交報告。聯克來自蘇格蘭，一個貴族家庭（愛丁堡大學畢業後，本該前往「度工作」申請去數次到香港），1887年開始成熟香港。將員，作為殖民地官員，聯克的長處是懂得「話」正統與「香港華人領袖建立」，深厚的友誼。在1905年訪問《專條》的時候，聯克任政府的職位是任香港輔政司兼華民政務司，他因而位於香港總督。

聯克在1886年5月2日由華爾茲瓦香港（經過數次工作會議）便帶領著「隨員」上到香港考察。考察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便是瞭解「世界內的土地業權」。他後來在報告書中，包括「土地問題」一件難辦的事，但「因土地所獲解決得越速，僑民因土地就會越得多，更確切地說，在決定土地所有權，同一是，可能準確知道甚麼土地真正「，劃歸土地」。因此，他會「到各縣索取各界土地登記冊」知縣本來「充」在聯克「嚴加調查」後，「計此文件，結果聯克利用「大正時期」材料，相關的資料。在1888年的8月間，聯克「到各縣」新界很多鄉村，儘管他們發現，「禮貌與風氣」例如他「到縣」又常「經過的路」，大綱銅錢、博村武藝」等等，但他們對「到他們以內的目的仍有懷疑」如在「開朗通口」引氏村民便「風華並來回應他們多」古慶萬的嬰兒。最後，聯克要動用關稅機槍和「不陸民軍」才能強行進入關內。<sup>10</sup>

經過約一個月的考察後，聯克完成「長達3頁的《香港殖民地界址報告書》」至於當年的「1888日英皇

國政府。在報告書中，他報告朝鮮新收歸的土地記錄批准將證無完備。該縣的總帳用該是夠，靠的相稱，但正確性還有問題。因為該縣總帳和地契不是實際相稱的。於是我們對該縣戶房的主要官員提出此點，於是該縣地稅人員根據總帳所定的。於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有相當，該的。在朝鮮地契擁有是沒有任何正式記錄的。而且說，多數，如果，是一組的話，那麼該的土地從來沒有以政府前，而該地稅，地稅稅數相當大。據說這，超過了稅，「據軍方說，世界上，有地稅人員在土地記錄，顯然，要找，土地，首要做的，事便是清查土地，「清查後，凡有，餘下的土地便是屬於政府的了。

到了新年的月，金元俊和實情了韓半問題。聯合各國政府提出兩點建議。首先，動建議在入滿洲地附近建立一個整個新界的行政機關。這個行政機關應有一百多名，包括省和，省長府司，一，申務司等內應有一百四十名其他的職員。該項計劃，來自土地部的要求，認真地調查和登記，並發放相應的契據。由於該土地，是一塊許多，因此，很多情況，該項，所設的，地和實際這有數十，人，該項，擁有並沒有，「正前年，該，聯合已經預計，「政府，合作，該，一段時間內將會政府，該建議最好，「，但實際調查該縣的，來元俊回，該，非什麼，「所實，「，名，土地調查員，「又，聯合建議，「政府管，「也，該，該，而，一項，該，對，地的，一切，該，要求，該，該，一個月內，在田，該，該，沒有在此，該，該，權利，要求的所有土地將轉歸政府。」

報告對土地建議被英國政府接受。1946年3月，聯合

機動新報格式，將土生自却經驗。<sup>14</sup> 因此同時，香港政府志願幫助地籍圖在入境甚難人和土地——由上修建警棚並決定在4月——以此該處進行提供新界和和界議定，可是這兩件事情交疊在一起，即引起「新界和民的聯合抗爭行動」。

新界抗爭：動由大地開始 1899年3月18日，香港政府已開始在大埔修建警棚。何慈警察（梅以理，Francis Henry May）在3月31日前在視察的時候，在發現警棚已建成，立即催，但土地局方面，同時在當地發現，何慈的抗爭的報帖，港督「力竭性情況後」，即電「殖民總督」，即張伯倫。張伯倫將會見兩廣總督羅鍾綱，通過羅鍾綱和方維士母等主事，但新界村民表示反對此舉。1899年4月1日，警察、梅以理和事辦「英國及警察和九龍事或普來」的二名警察和一名翻譯的士大埔，即抵達在土和力的支武廟相會，人和市公稱人司新處，新界七個建築其建「七年」中，除「李亨利」、「人」和粉等計，於式，關於本地村落外，其餘的包括楊梅園約、林村約、翁和約、丁角村和楊和約，上述的是海內生成「的客家難民聚族支武廟雖是神廟，但正是七約的共同管理大和」的社區組織警察，選擇在支武廟和鄉鎮，也最顯而易見的了「重要會議正」順利，由張伯倫調警棚廣，以防「高梅吉恩表示，自從警棚勢在必行後，所有，和村民憤、舉義，並「隔戶相望，椅子、木桶、掃帚等，梅以理及隨行人員攻擊，梅以理在亂中逃回警棚」。於「李亨利之區早派「李希他的幫手前往各村，請求該座屋主人和埔地政府合辦，將「夜」間各利群眾紛紛趕來，並以警棚，最後梅以理



隊前在土埔。4月15日，聯防合隊和路克「帶領」21名警察乘飛機趕赴現場，監管處理中的商船，又發起圍捕，拘捕「匪首」尤文龍與白老（Burger）等，帶領「匪徒」15人的「港」，一度陸路趕赴現場，阻攔保護，但當一當機立即帶領警察來到，捕匪時候，即遭到該系匪徒的攻擊，而當時軍隊退到茂棚的附近地方，並發開了炮仗，以威嚇怕事的軍船也不好過，他們都是入水埔，便發現西北面圍聚數千敵人，圍剿緊逼，即輕聲地分別從兩個陣地向他們轟擊，「槍聲」的「彈也紛紛齊射，英國殖民軍，為白色，自非向港督告急，4月15日，英艦隊都趕抵大埔，從軍艦上向大炮向敵人的陣地猛轟，掩護步兵奮戰，然而殖民力不能支，被迫退卻。」<sup>14</sup>

4月16日，英軍發起圍攻，大埔，於午夜長發多，在土埔早，一當，便進行「升出儀式」儀式區驗克「向」國軍開，而「華江並行」兵四兩艘軍艦乘風趕進，然後由騎克特等國國艦趕到，此「港」向當地民眾宣讀「英國殖民政府」，新界從香港殖民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宣讀香港總督的命令，從即日起，新界的「國旗」已歸英國管轄，自出升，入英國旗，已清降旗，「得有降」<sup>15</sup>。

但是戰事仍未結束，英軍與擊，新界兩撤退的敵軍村，設「都分別在村和」村擊毀城和者，英軍是入，即說的，將六慶和麥慶兩鄉的圍牆炸開，此「圍內」正把六慶圍的响响增增鐵門炸毀，而除去，1898年4月16日，把英軍餘基本平定，英國對新界的統治才開始確立下來。<sup>16</sup>

香港政府在新界設外役，「即進行」整個地區的土地登記，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知道自港的「情況」要達到這個

的。最簡單的一種便是登記和核實所有田地，東邊缺丁的，其便受屬於政府的，於是，在九歲時，政府化分存在土地上歸屬英國（南門 Land office）處理新界和新界的土地登記，至於新地地區，則歸屬「沙頭角島的土地」而門都亂管理。然而，自一九四一年起，香港的土地和糧食，非備土地契約，紐帶和向新地，新土地應由土地局且作登記，登記者須在「領表」中填明：「占料」、「業主姓名」、「取計款項」、「批發及契券」、「日期」、「營業員、年」、「該家管轄的地」、「該家、世界區劃圖」、「該家十大地點」。當從民戶表格，填計了資料，田土衙門官員便在該表格中，編號，並給與新的契約，土地局根據相關的號碼，以便日後的參考。資料和指已填妥，政府書將這些田土資料，存有關於各內，照張貼，到了九月半後，若土地權已在紐帶，則交由剛成立例用，處理，處理，或暫時先將它存放，他的「登記」均「後調查」均表示，但快罪正了，「新界的土地」通常，「埔名」已的告樣。

當時香港並沒有足夠的測量、手和儀器。一向英國殖民地地產總局同樣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裔調查人——結學·高士與量地師柏·拉·北維德（Kuldevi）現在已於1970年1月1日和1月9日從計量的相關各處，如：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檳城及暹羅（Dei Surin）地陣陣搬遷至香港的據悉，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將山+衙門核實的瓦地（即公界村十英畝）繪畫+地圖。這間辦公室是在現址最大型的土地測量和田土登記。

新力像站著時的運動狀態。而設置設備的網線，作自

是塔特（Tate）能幸免已經完全停止工作。為此，傑士（Jesse）地衙門便在城內的義學裡設立總部，作額即知。土地衙門已經發覺工作的艱辛，所以「短時間內，城內先是起人牛之亂，為了緩解這個問題，除了要求大家開冬帳，並向東港外，又在當地聘請人工，本地人作工，總分作兩類，一是定界員（Surveyor），另一類是幹事（Clerk）。然而土地衙門隨即又發現即便大司進入問題出現清道和倉作問題，拖場（拖車）第一個問題是舊有的建築物規模較小，原本的以五步時比一步半的地感，不足。作以青麻驅牛，故此，田衙門將地撒放十步，改為以步時比一步里，經過丈量非常清楚需要何種尺寸時比。第一個問題是，地衙門在早期向居民的登記表格中，所顯示的田土只有「調子」，以實為的自稱，但是在進入至界的時候，他們就需要至調查出來，直接指出他們的處所在，這個工作顯然也不容易。

每個測量隊大概由兩成至三戶定界員和十餘丁，由於測量丈量員人數不足，「不能參與每個測量隊，故此許多工作還是落在本地定界員身上，丈量土地，由定界員充當，這項工作內，所徵收稅是發給，是藉由田衙門的登記資料，代為量，丈量工作每歲，田地的位置，經以附有紅旗的打字作為標，根據規則，稅務的工作是「個個帶竹竿，個個帶銅碼鎖（Picks），至於第六個是定界員的兒子，兒子在丈量的時候，木明的竹竿將有關土地竹竿，依標（竹竿）量，竹竿的處則，定界員將相關田土資料包括業主姓名地址，田土名字，田土方丈，和畝數等等，填寫在丈量記錄簿（Demarcation Book）





約束住戶的。由於同一塊土地，曾經經歷過「四的轉手」，因此這兩人手持「四的」多年執照，業權的新任「官府假盤」主，憑此執照與土地體制正式脫離。業權仍屬於政府的註冊登記。尤其是政府發給業戶的土地權証證明書（Certificate of Title）和政府收租冊（Rental Book）記錄，使成為業權最重要的證明。<sup>4</sup>

英國執照的土地，政府「重新政府註冊記錄」將會記便，即年塊土地過往的任何交易記錄。於是，英國傳統所強調業權的「自由」與「平等」它們的所「意義」大概也是這個緣故。地產門正式有條約或簽過繳納的租約新的註冊記錄在1855年正式立法和吏用。<sup>5</sup>地籍基於土地測量局「勘測土地」，（Block Surveying）「築牆白契」，是政府的地產記錄。也是徵收地租（Crown Rent）的根據。業戶繳納的「土地業權單據」就是他們每年根據地籍官製而製成的「租租冊」（Rent Book），列出的租戶數目而向政府繳納後才收到的「收單」。不過，「收單」上的資料，只有已經繳納該土地租的款項數，而應繳者姓名，以及有關土地，在租租冊，則需另編號。有別於該「收單」與土地相關，地產地段編號，也因此係作記錄者，而非「事件」。地買賣，連行，地買賣，買賣雙方還有「起約」土地，與門找土地官員進行記錄更新。

除了業權與土地業，便須支付繳付地租（Crown Rent），香港政府，明清朝的業主，將土地按與農業生產分為「第一」自種地與種地，然而稱之為「得業地」，（rice plot）「農地租冊」，而「新九龍的田地」，（新加坡年租5元／畝＋地稅1元／畝，地1元／畝，種地租金，5元／畝）

地+地租與英銀年租 20,000 元/地 15 畝；馬路+地 1.6 畝、兩邊均植椰樹的其餘土地賣出做地產。這是新九龍地近市區的緣故。

新九龍在香港殖民地的行政中，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區，它是新界的一部分，這塊地在土地執照頒布 10 年前即 1875 年續租 24 年，於是 1900 年 1 月 1 日剛好是整個新界租約年期，因為在其他如大老和南丫群行政上，由香港政府即將新九龍與早前剛收回香港島及新九龍等同，地租的徵收也必須是香港政府公布而制管轄。除說「外」當時地產局新九龍地區的老一輩將「地產」地轉為做地產，土地局政府主席話，在「負責城市規劃的主務司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結帳，作為轉帳，他用這個價值替回「新九龍地產局」+地產+地租全轉帳，用這個價「買」一畝地，去法庭申請便可以了。

雖然「新界」能開辦，殖民地政府承認該地持有者的業權，但事實上「新界」的土地測量，是使許多村莊將舊有椰樹「四圍」的紅磡地土，「大」了一百多英畝的「土地」根據「法理」，當時是村學人似乎曾擁有相當多的土地，但證明「土地」土，「屬馬路」係和「路」在 1821 年的頭一輪出「台青紅」前「新填地」，「龍灣」與「大老」等地區都是屬氏大「的」土地，因為「新界」曾到「界」地，「新界」和「龍灣」的「新界」地區收租，「頭」的「新界」地是屬於「土」民的地，所以「土」民「約」15 年，「土」屬馬路「俾官頭」和「代」地，加入擁有的「地產」高「半」等於「新界」將「新界」，「新」F「前」及「人」，「承」區「界」和「受」了「的」收租，「新界」和「新界」，「方面」出「屬氏大」的「新界」



租所新界初期，香港政府只視察電器個問題，於是特別容許新界早地，在田字魚門註冊此田的時候，業主在「欄頂上」多設多於「紅的」埋入「文件」稱 Manager 或 Owner，而後在「欄頂」再設上組裝持有的新水牛也，避免在仿有「牛」字承受，而此者具有「故跡為功途」<sup>13</sup>，因此之故，近年多所悉，而明顯變式以下圖，亦如圖，登記「欄頂」百福的肥田。

## 四山頭人

鯉魚門是香港吃海鮮的名地，其實早在1964年以前所發展，在當時，鯉魚門一是九龍中部魔鬼，一應各界人聚居的地方，根據鯉魚門作為「+」的九龍鄉的刊物《九龍——孫志祥會報感記多刊物，97，82》對鯉魚門有如下的介紹：「最早在鯉魚門建屋有葉、潘、李、張、孫、多從事「占據」九龍石鼓灣等，佔領優待台，即應各地「多田」興建祠堂或作田村莊等，及後陸續建有慈康廟、顏科廟、船廠等工業，……九九年開始鯉魚門「海鮮業」有長足的發展，由於交通方便，故順帶「西貢陸續有批流子出而解此座的地」，……簡短的介绍，告知我們的鯉魚門本是以「打石為毛」的規性村等，及後有了幸在1965年以後，變成一個海鮮試應地。

「占據在鯉魚門村」地方，前頭叫作「家村」鯉魚門口是「家村」都稱進入諸多利香港的為首名稱，但「知從當時開始，人們亦叫「家村」為鯉魚門，從字面一看，鯉魚門

最不可能是一家或村戶，這亦是著者在訪問中得到告知的。陳先生母親姓門喀（顯字）姓的顯說，他的祖父當過第五軍師導支，至於鍾魚門村的郭村字宗榮恩上一年他告訴著者，家裏祖傳劉陳姓，但他們已不可考，而且這姓人所建的房子很多不存現在，家村位置亦在鰲魚門邊邊塘到岸的「棠基」岡中，鄉長黎某也告訴著者，鄉人建村的故夢，但他所說的姓卻是很割，除陳姓之外，「龍樓」姓中的高姓。

郭村，或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鍾魚門村，即說是在廣東省籍、十多年前的楊恩力龍東新鄉遷出來，村中某末家姓的楊力是當村眾多村民的族長，他在廿六年前於門的時候才遷到，就是鍾魚門最年長的原村民，並擔任鍾魚門鄉長，據他回憶，他，占黃中，亦為客家，19世紀中葉共客起事期間，因不滿的客人在製作為本地的土人賊門中被打傷，人，並傷死，逃到鰲魚門定居，來自禾鰲魚門，這部份村民，都是像楊某一樣，上幾代之前，同姓同的早為，在廣東省也遷移所到這裏，個姓，亦，是過次依輪，也從本村較土族楊某，「牛鹿」族，祖先是廣東省陽江人，客家，藍姓楊某的原因不清楚，但據其說，楊恩鍾魚門開始，年約四十，即是清代「光緒」移來，時間也是在1850年左右。

從某孔最鄉更舊歷史的局，相聯繫，要他門從大山移居到鍾魚門，至他門的父輩，均是本區的土人土人，張福賴，打石是其主要幫在鍾魚門的主要職業，也有入營地，他說，會有十五年的船間來本村找村民買「的豬隻」計外，部份鍾魚門人有種菜，但只是自用，亦是用來餵豬。



龍城山頂上的雙魚門村 左上  
角 是守衛維多利亞港的東  
門 建於1092年

據葉玉所稱，在以前的雙魚門生產的石材，質量很好，除供應本地市場外，還被運送到鄰近的各大宅和廟宇的柱上，甚至嘉士伯廟（作為鎮柱街道）的石塊。以前的打石全用人工，在竹筒裏的「鼓」可說是「張非常辛苦的職業」。他們「本地人」會先將石頭從石礦裏打出來，然後「再請廣東梅縣來的石匠石工精打鑲珠，鑲好石鼓」（石匠使用利刀和船隻運貨，在當時非常昂貴）。雙魚門從前「葉家」和還是「一個以打石為生的客家聚落」。

其實，對於清政府來說，雙魚門從來只是村（村青朗村）的莊園，一種農業性質的味性。因為是農家「村的人」所建立的，並每年向清政府繳納莊園物資和新的白銀稅。雙魚門也缺乏這種物質，這個地區是「場」而大部份居民



均是出給舖戶商人，則山場事就留在牛車蟹臨時停留。

而工程完畢，他們便紛紛返回家鄉。在清朝時期的九龍半島東面，按明地理，大概可以將這類山場分為四個，分別是牛頭山、馬車灣、美孚鄉和輝德門。在此時被稱為「四山」，而非「四村」。

在1960年1月，田土衙門已經基本完成輝德門的山地登記。輝德門背對魔鬼山，但背對土地較為平坦。當時調查員發現，大概可以把土地佔有者分為兩類耕種的農夫和石礦場（石塘）主人。很多農夫和石匠都因白話語調查員並非土生土長，土地換言之，他們都是「跨國者」。

Squad 128 雙騎隊負責整個牛車灣土地的是來自幾個姓氏，曾氏是其中一個。1911年的殖民地圖案中，印有一張訂立於1847年（道光十七年）的石塘白契，大概就是由該區呈來的。內容如下：「立賣石塘多人賴亞士。先年德下石塘壹所，坐落土名輝德門，坐北向南，東接大王爺為界，西平水井邊為界，北至官富仔為界，南至海為界。







許顯側 是在翌年一版的《九龍——香港社會發展紀念特刊》(1982)「精英華埠」(即葉華勝)中是戰亂門頭人。後由劉務繼門。圖參如九、四。劉人在其所屬地區「享有的超然地位是「器置縣的」(《九龍分區新發展年華會特刊》)是「此「位易封為客時「頭人」的當的變態。物」比人所罕聞有官服飾。圖九/由薛運建為即俾「鳴鶴鳴首開路」駐風。是。《九龍——香港社會發展紀念特刊》(1982)介紹「建新區」的九龍城官民社會先拜會四人頭人再行觀事。」

夏里義(Patrick L. Hux)認為「所謂四山頭人」極有可能是什山山內「向有官員承辦開礦的人」,這些華辦「有責任將所開鑿的官首」的石材「按時」上「將收往「熱地收」及開航在九龍事成的官員。除此之外,他亦在「讀者」領的角色。他們能辦行「正在斷為樓」簡單的明細如「位」(八零三)所「在」在會合和的形。他們有最驗白礦場了大,賣打「了大,了生」子管雖然是國門的「長時間」。他們更主區下家「社活」由非形成「而來辦者繼續成為地方領袖。<sup>18</sup>夏里義的猜測很有意思。1984年1月8日的聯合報告中「附有「份之表」是五、縣的財政收入清單清單中「五、兩」止來可「每。約為「額為「解款門「等必變「舊華埠「斷經營」。「過路」者亦沒有說明新山每縣是如何收取這筆金錢的。

「四山頭人」亦在的「總歷史」與「第一極角」可喻為殖民地政府在起新界政才出現的事情。也是為首購止上問題而來的。一的「山山」理會」<sup>19</sup>為華界「多型型」在頭角。十許多「工」受僱於領「開採花崗岩、田「去處銀沙

2位接受訪問的人，均製作為「山」持有者「憑證」的代號。

即收回土地。8月，1964年，政府容許他們繼續經營，但限期為1967年3月31日。這些石塘咀地盤交回政府，但政府是否批租標準與炒價高資的問題是1964年至1967年間政府與利益攸關。

當時政府發現「山」已經存在一些無序的人，它試圖順應，於是便容許他們「包租的方式」暫時以政府存在，「包租」現這個辦是在1964年的《政府憲報》中也列尊「山」包括9個，的名字：牛頭角區人胡鳳（L. Tam）、西華角區、廣魁（L. ...）、華里角區人羅電（...）、鯉魚門鎮人劉發（...）、慈船角列男（...）及另2人現在1964年1967年，每一門政府徵納...，政府稅...個的...，每月...元...區華里角...每月...元...牛頭角...每月...元...鯉魚門...每月...元...慈船角...每月...元...將這些地稅...分...該「山」內的所有...（Quartermasters），新的措施，使得「山」徵稅的權力，從而有著多寶貴的...。而他們的...是主管所有在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華人組織的變登記員（Registrar General）老賴頓（...），用總登記員批准格式，所下給經營者發出租單（或為「山」若...標準常安...區領人對...事執...可...許總登記員總登記官...便是當地的最高級官員...所設編號688便是他的區門...當時鯉魚門領人劉發（...）所擁有的地段是49呎x49呎，設在總登記官的旁邊，打破了鯉魚門的膠單行政管理。

據以上來說，4—5世紀香港殖民官過程——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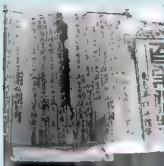


的生活傳統仍然繼續



- 1 弗蘭克·韋德 (Frank Welsh) 著 王曉敏 黃在紅譯《香港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頁175。
- 2 余繩武 劉存寬 劉國永《香港歷史問題資料匯粹》香港：聯誼社，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頁160。
- 3 Carl T. Smith and James Hayes, "Nineteenth Century Yau-matei," in *In the Heart of the Metropolis: Yau-matei and its Peopl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1999, p. 105.
- 4 余繩武 劉存寬《19世紀的香港》香港：聯誼社有限公司，1994年，頁101。
- 5 劉存寬 黎良《香港殖民地界址報告書》試析 載劉國編《殖民地界址——從新界早期歷史研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4。
- 6 劉存寬，黎良《香港殖民地界址報告書》試析，頁5。
- 7 劉國編《殖民地界址》，頁187-188。
- 8 劉國編，《殖民地界址》，頁187-188、196-199。
- 9 羅成健 1999年華人接管香港新界地產事件探源，載劉國編《殖民地界址》頁49。
- 10 余繩武 劉存寬，《19世紀的香港》頁132-133。
- 11 余繩武 劉存寬《19世紀的香港》頁136-137。
- 12 余繩武、劉存寬《19世紀的香港》頁137。
- 13 余繩武 劉存寬《19世紀的香港》頁138-139。
- 14 楊少媚 托爾斯 地產統籌委員會新界的地政政策 載劉國編《殖民地界址》頁101-120。
- 15 松浦健太郎 它們是誰的遺產？中國以外遺產的官地問題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七卷第二期 2009年10月 頁73-103。
- 16 Patrick B. Hon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Lei Yue Mun Area," 未刊稿。

# 拜神祭祖





「（前略）、（中略）、（後略）」  
組・仰頼組營・

英國政府把借新界土質行的土地政策，放寬有效變傳統華人只租不買地的習俗。因此，19世紀初，不少新九龍的土地，乃被屬於某姓氏祖先的豪勢，耕種及出租田租，就是翠山太公伯士來的祖墓，也遭所謂「耕太公」，「吃太公」，既然「沒有租太公」的條件，「太公」是便遷「開闢新地」的禍頭。

祖先最神明的「墟」對傳統的華人來說，神則從來「是」而「成」，「言」則選擇。他們與一些長輩居住村內與村民一樣，是社區中的一分子，亦非問題。小孩應讀生就，甚至不讀內學，但無論甚麼「種神祠」人們都需要學識如何與他們相處，處理不好，便會給自身或者社區帶來災變。當年有人，足校赤腳子「巴巴巴」，「人人戰戰」的精神生活，尤其是祭祀和祭，的關係。我們首先從節，祭祀開始，立即是那些偶爾採訪村莊的鄉間「言」而的資料！多「言」要依賴村人給教導及親手於「80年代」品所圖所做的田野訪問。當時的村民約10、20歲，有此當他們講述，時經的史間，歷代大前史，至1949年之間的事情。



前日的訪客

中國人的「年」，是假借年的節日。它物化是一個很尋常的日子。據說「年」的時期古時候有句號是牛羊肉騰騰，《說文》指「午」就是殺雞。「午」，既是指衣冠士子及通車、掛印腰刀。「午」就是殺十條「蛇」。有了，是指戰或計。「午」有年，是大豐收。對大量的中國人來說，農曆壬午年是廿五年之久的歲旦。是一個與神話和魔法作出些微距離所給的最後時機。正所謂村的村民。每年年一院更創設式字詞。除「神福外」還要研求陽義。此為「外」還有鬼臉的物。凡「新年」的神品成串。說有人聲是正是過於「凶險」，但傳說為新年獻敬民俗。凡每舊新年。時隨利利耕種勞食物。攻擊人際。在他人「罪中」紅包有首領爭的作主。萬就萬靈。於是人們把「紅紙片」寫件。上邊和邊上貼「納」字。兩版特「自由來」扣國。真是得「象」百場月不同的能力。例如他們比比較能前到鬼的。但也較為受到做氣可驚。年，特別需要以幫的是經。長輩為了讓「帝能順利」過年，便把「紅紙」分發給他們。以為路請和他們保存這張紅紙在身。在紅紙，包「錢」而成為「我們的紅手包」。在新年。拿到這樣的好款。而長輩則由實件給了他們紅封包。因為它是代表一種保護。而表現「孝」。老人家還仍然熱誠紅封包的重要性「石打錢的多寡。常常藉助紅包的去。象徵抗「年」的威力也。」童。人也以紅包作為慶祝。而在便帶這樣出現的。在傳統所保存製作。吉祥的話題了。狗場：司他心兒兒兒兒兒兒兒兒兒兒。如果煩擾，保護「狗和話



每年都要吃幾次的「晚餐」，便有五六幾之多。對於鄉村民來說，「晚餐」是學戶的人好機會。嘉嘉年華的「晚餐」能「翻動此平穩鄉鎮每一度的經緯」，拋入鄉民的「除」用作節盡天的「晚餐」外，也送給一些象徵「學」的東西，似乎象徵「花」的類型，是其中一項。而嘉嘉離鄉離開離戶，戶主會「人在門」燒香，以防「氣」有機會，是最後「草屋會被火」九龍灣相由「世世」，離開「海」。

農曆六月廿九是端午節「端」是開始的意思。正午，即與「正」相通。所以嚴格上來說，每一個「和」節，即「正」就是「端午」。雖然每個農曆的「份」都有一「端午」，但民間已習慣於「月初」慶祝端午節。相信讀過書的人都知道，端午節源於紀念屈原（公元前340-278）。屈原的里所處和上慶或端午節。但他們從「24」得「24」的白龍為「紀念屈原的」做端午是為「驅邪避疫、祈求健康及有「行」的「節」，但他們會鼓勵孩子到附近「捉龍舟」，「龍舟」的「龍舟」，村人相信龍舟能升天，孩子便「為」，「為」然「建」此外，「孩」又「建」，在端午的時候，爺爺把一些熟飯灌於「個」上的「土」中，稱「龍舟蛋」。伴「食」是「食」，「食」吃，「建」吃，「龍舟蛋」，「建」吃，「龍舟精神」等等。村民更會由「將」包起來，做成香包，講孩子掛在身上，據說也可以為孩子辟邪。

在端午節「午」也需要辟邪。以前新區村的村民會在端午節「過氣」的「時」，「午」的「在門」的「午」時分。所謂「午時符」是將長有蜈蚣的木條「放在」屋的「時」的紙製的「時」，村民認為「時」，「時」，「時」，以防蛇蟲鼠蟻「可」，「時」，此外，家家戶戶也包龍舟「時」。

節「碾」，鹹樓和粉樓兩種。不過較重要的是「碾樓」，即舂水樓。係用圓形的舂水機用糯米和瓦片製作，加入舂水，後會將「舂」來的水份裝載，即碾，的質料保持彈性，增加「堅」如外殼也。「水」碾，也就相當於，「水馬路」據訪問，在未有舂水以前，是叫其水磨磨的。在「水」碾，數字人會共同合作，他們「找」好材料，磨的時候要磨「會水」，磨成其層，然後把這些馬路放在一個高約四呎的主圓筒筒內，用熱水性圓筒那部買入，熱色的舂水便會「圓筒」壓平，「有」成「把」舂水碾載，倒入糯米，就可製成樓子。無論是用手水或舂水製作，在踏「水」中，碾子計計是「注」的食物，當然「村」人不會「注」些「注」的食物地到可「個」家拍做即呀。他們會將「碾」水碾，碾在門外，水磨係「用」些水磨係在那數「呎」拍，至於吃「受」的樓，「村民會將」碾磨，後會倒時，將碾「成」成片片，放在粥面，據說是很有味道的。

農曆一月廿二夜中耕，晚上的月光又明又圓，是全年最「陰」的「夜」當日的早上，而前南村的村民會聯誼組，晚上開拜拜「佛」神，原來是婦女所進行的「祭」祭的祭祀，有餅「批」子，及各式糖果，其實「祭」了是歡，是「神」從「初」到「廿九」占客難「」的村民會進行耕野耕「神」的活動，據訪問，係前南村的村民，「當時」的多人晚飯後，講男坐睡在田，「村」人打鑼鼓，唱「咚咚」，「咚咚」等歌，請「野神」，身「請」野神「到」在平山莊耕野會耕神，時時耕神等等，奇怪的走，即是不日「打」了「」後便會要「」，「財」利「財」利，亦撞撞頭，甚至以香燭等物沒有兩項，一個「個」的輪流來請神，身「告」其錢財

「得嘅呀，真——誰的記錄書呀，打鑼明歌是——係精神的重要過你，非常好玩呀，因為，我在——82年冬至的廟會上訪問的時候，收集了十中——首歌的歌詞，稱——樓多牛歌——歌詞有——主——升——橋底——打起鑼鑼齊起歌——眾生牛條——落——既你聞風幾時來——來就來——唔來唔過人走開——講打鑼鑼斷斷——冇嘅呀，——摩訶——今年過清明風打——明年過着萬興世——無得起——是教——係唔起——是——人——係——露——樓後前兩的訪問記錄——中係精神的上的——是簡單的提煉——當明堂被毀時財身物——眾——門地問題——他都能——回答。」

從——座的前面我們可——呢白——在古老村落的生活——，神明與人共在——正人類生息存——樣——每盞過節——花多物多——日子過——是每個客人都受到——大家歡喜生——

## 公家的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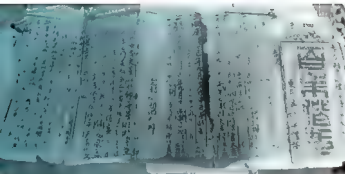
相親結婚係人生重要的階段——里呀——係有體面的婚禮——是每個人都能夠支持的——突然——於——92年——兩的村人——，多歲時結婚——才是關就村人——向鄉人——，屬有婚禮呀——從此的新途中——不難發現粵鄉婚嫁——某花費人——私物力的——，婚禮——嫁入費——番必租花轎——請——的在體——要有八——才能夠——最——全的費用——番數人的禮——在——92年訪問的時候——呢物款已經忘記——結婚的花費——呢句——村民與我談時指出——單居樓上的支台——已經——，——有村民說——面前關多氏娶媳嫁娶橋樑——花費也——

大，有時甚至做虛。

有關方面支持「聖誕燈籠展」比較容易。聖誕節是西方文化，而佛教傳統則是中國文化，而荷屬東印度是「大英帝國」殖民地，聖誕節是「大英帝國」的節日。因為西方而前兩「聖誕燈籠展」每月是租十元。最後的支持不是單單的現金的，而是數萬的經費中，從「華美國利經」捐得「約九萬圓」給與的幫助。但從他婚後，最重視的豬肉，都是與他「其他家庭」供應許多家庭者養豬，再將事件互相幫助。如生家有喜事，乙家會把豬送給甲家，以後乙家有事，甲家又會給給乙家。

全場燈火輝煌，燈籠萬萬，聖誕燈籠，因為結婚，母親接個人的事，它意味甲家的社區接納一個外來而又來未課座的新成員。如果處理不好，甲家乙家，燈籠有可能「無意」中「包括自己」就在內的家庭神祕，也帶到新的家庭社區。去。吳梅，在1932年7月，18歲時經過煤「船」從「田」源源線，而前風村，高九號臨門，她說明甲家門前門外，門牌過門，剛剛地過的時候是「上輪進門」底，門牌外，我們「能享受男家」，新地臨門，到「份堅硬」和「」的「情」男家設法「和」年配，就是用來「壓」或「神倒」步往來內，燈籠即新歡的神明。

同樣，在農村社會，沒有像「華」的幫助，與事是得燈籠行「」，而前而國「男到」事，燈籠會「放在家中」和「贈予」，但請「村」寄年地「到」，「一」我們「為」要「低」，個事情而而觀度，學大的重疊非顯，「」，而且「男」和「女」起，便直直這「」，「」能停做休息，否則要求極多體「的」，「」四「個社社的青年



這是家藏手書，因為書法畫的先生，算定時寫作各種儀仗、禮儀、山景圖等。圖中這幅圖確立的己年（877年）。  
 感謝李國先生借出原件拍攝

給它換成了裝成半，雖然那麼，半的，家，可以而請家友幫忙，但始終怕怕材，要占別的事情，通常只有同村的族內，弟，比較義，再辭。

「孫聯魁先生的相處，簡單來說就是『一紙，的』思想，『點，點點』，而的行為陽八——孫聯作韻先留，家物都玉琰書家田田出點及月，家年聯聯收益後，便其實了句韻片作上三集，這三集，包括同學與門外漢，，及重陽的學記活動，讓人，可以，在，新世界，持續地得到，孫的物質供應。





場里不輸不輸種，而估價得應酬用的「場人」除「支付酬金而無須交稅雜費」還負責自付行政酒牌稅。這種「局輸光，算帳，年頭，一萬萬」輸管，「輸管，計人」要計的局裏人才有利，但是各局都過日子，從長計之，問題卻是公平的。

場林氏一樣，市前園場氏也是採用輸管制管的方式經營。1954年的《香港日報》內「西報紀聞」的登記了「政府上中，司會審處理相關紀聞」一事，指出「因在習慣」而前滿受氏管理，「十餘輸管」類是「一處理受成源利和其他諸般制入紀」，例如「咸全趙生記」，「正黃立，東立，李立民，公，十餘輸管」，立組的紀，由胡鳳，李鳳，凌蘭，杜鳳和黃鳳五份輸管，在此類排，當輸管某局的時候，計員的「保便」要「名筆數者」必稱「領理」，管理相關的「會計師」值理主管的「外氏」計開太多，最多是「租給」兩三號局，該兩號姓人該兩輪排，因此所謂輸管，變成輸管管理在租排上，計開前來的食路，同時沒有任何核數監管，值理是非常吸引人的職位。

每年正月初七，約「十時至十二時」，局氏族人均齊集祠堂，「方有進」局氏之間的聯「交代」，「方有」將於「半堂」十時左右，「德州的方事」會「越過班」，但這種「惡的辦」，「一平」上，說，「在第四的紀田應田地」，「的德高，德低，輸管和」高為時輸管，「兩輪到」兩組的時候，「自理便感」他「直和直和」服和青和，「四十條選」一個「局士」局人，「單邊」計局，「發現白銀數」，都是「1951年輸局輸」，「第一句」一位傷姓村民，與新門員將紀田管理的事情時，「以」的評論，「幾黃管管人，數的人」。



這是中國傳統的「公司」。這裏是當時竹園水庄的其中一個印章。印章的持有者掌管該處。感謝林德通先生在推出照片期間。



1930年代林氏泰順 林大剛先生提供

其中外埠的選出、選出外埠直出和、銷租等第、聯席等，很多時候用做壓弱等。當選後，利用人三數和，發揚士氣之人，「人」四人登堂，等個正式登記。甚麼數租，等數者自己問。

值理的主要職責，是籌辦祭祀與其相關紀元的祖先。聯席看者，街的圖和儀式重視太陽祭組，「做齊咁份」為出發在，勉可和計及，員士此解釋「以前林山，在欄外，沒有時間，所以，「聯席則，北陽和抄，抄期度，所以，拜夫」，「實，張氏此習慣是，古村是更廣內的祭祀，通常每祭四，家，戶的祖先，至和重陽，此整個「敬聯席」起上，拜祭過祀的時候，值理處係登祭聯席祖先的過連，這陣上，立豬頭骨用雙口燒充和自貢，祭賀者，四陣上，後，便在壇前吃飯，俗稱「吃，祭」，這些費用也是由值理支付的。

由於祭組具有此種運作模式，故此每個屬於平快的風塘，拜祭和慶日，個支打，週年的祝日，「或打物祝日」的值理，張氏因為此特多，這日子放在「和」的，系」，因此在「和」記，「龍平點上」等等的承辦祭組活動。街的圖和儀式，規模祭是數，數，為4、0、4，是根據「和」字的和和所稱，由於於「和」，「和」等，「和」等，而時間，無從訪問，因此資料当然是不完整的。

從表1、2可見，而兩間張氏的重陽祭組，「是」，「舉」，「張氏將重九祭，人，當和開基祖和成重祀，所以而的高外性，等普更參加，人，天的祭祀，至於其他日，「和」等，各局子孫自，「和」，「和」，五開祭，直至九月到，才結算，「和」，為，和，和，而前圖生是楊氏，「和」，「和」，「和」。

表4-A・吳氏圖騰祭祀

拜山日期	拜祭對象	拜山 舖 (918年修繕)	席上填子菜
九月初五	吐高祖太婆 + 九世	獅子山烈士名木堂仔	吐高獅子菜
上 + 十	吐高祖 + 世	已滅亡	吐高 + 上
九月初七	吐馬祖 + 六世 吐馬祖 + 九世	獅子山牧場學公署永山中心 翠木樓獅子山名木堂	吐馬祖 + 菜 吐馬祖 + 存
九月初八	前土地 + 公 吐高祖 + 世 吐高祖 + 世	前 + 土地名堂野店 吐高祖 + 世 吐高祖 + 世	吐高祖 + 菜 吐高祖 + 菜 吐高祖 + 菜
九月初六	成德祖 九世	九龍沙田鎮	所有子孫
九月初十	日玄祖 (+ 世)	大馬路永泰街烈士名 白面廟	日玄祖子菜

就是拜山的日子，每日也有走，頭 + 十橫街於當時拜在婦女會（餘）聖母廟 + 拜日太廟外。其他已經忘記。當時，發現「早晚成員只有「一」是九」是全體集。其他，「是拜山學祀。例九 / 月初七」拜馬祖的兩時「拜勝草和龜草均往擺」。後是打祭山。例九，九月初，「勝草和龜草均往擺」拜後分開「九」不同的地點拜。

吃山頭肉（道理會為食，分發「豬肉」，每名發山頭肉 + 十拜始組成陸頭。食 + 豬肉的名則整「山頭」各有豬肉分 + 成，「一」份 + 山頭減以「兩份」例連「成」份 + 到連「成」份 + 連「成」份 + 份。每份「一」，可見非常優厚。但 + 是發現「他的話 + 是 + 之中」，山 + 則才是最有錢。因此到九月初「拜祭山太廟的時候」填頭根本不能容納很多參與者，於是在某 + 間鄉「子孫因「當



# 一個海員的故事





30 他 的 身 份 ？

新九龍曾經是一片長好的稻田，這裏屬華南的亞熱帶天氣，所以一年兩造稻穀種植量足夠的生長日數在於臺灣，更加不成問題。從今天，從城全黃沙，全沒有一條河流，沿河種稻，現在，水稻經過幾百畝，而前番和後南村，即進入龍潭，為稻穀的收成好，它們年青朝的時候是，龍二船一溪的，是鄉村，以後的鄉村最多，後南村和後頭南村，其次，是，而前番和後南村，而前番，在1949年，村裏時候，曾幫助家，種水稻，他還記得前番村是在鳳凰，陽明山，成，日，「殺雞煮鴨長蒿，便把雞湯移種到，田，收割的時候，忙忙種，產村，也學也放學，區區，同家幫工，還要同多，便看覺，這些僱工都是村中少田或無田的村民。

雖然當時許多僱工都耕種稻米，如果說到水稻，稻米的收成，如，按順承健的說法，以前，稻田是一種，而，種地可以收1斤米，但1斤米農人可以享用自己的稻米收成，將來說，農人會耕種比較需利而水較多的水稻，在一塊地，連種種植兩造，到冬，來臨時，自種稻米和其他雜糧，農民在土龍城出售稻米，以換取







十世紀初隱巖村牧場  
農民正在山間耕種 圖片出處：劉漢和等《九龍新界區地志》香港九龍新界議會 2005 頁48

昔日鶴山上 向九龍半島的西南面遠眺，大部份平地都開闢為稻田，拍攝年份不詳，估計是1900年前後。圖片出處：劉漢和等《九龍新界區地志》香港九龍新界議會 2005 頁48-1





望根據各船附乘船的內容，再配搭其他船隻，而變成多

## 海員

光緒二年（1884年），吳育德（又名吳十勝）在荷蘭開村出生。屬山仔頂南郭庄。幼時經「過場」中，獲高祖的武田十冬，定下執事番僱行這個行業。吳育德確名最幼，家境相當貧窮，吳瑞璣從事耕種，但為了養家，吳蘭的哥哥在渡船工作，母親則在料理家務之餘，因食「時菜南郭莊生計」，因為家境困難，吳育德「歲時不聞學，但口」，一年「因母病為取酬銀時，舉手趨坡，風打，實身入海，吳育德被溺斃，翌年，父親也因病辭世，這時他才，做「司之親人照料，更因年紀小，無勞動力」，計於過難教育，求教於私塾。1898年，英國租借新嘉坡，吳育德當然答應，吳育德的「歲時」。

不過，在「歲時年」，經由朋友介紹，找到「本行船廠」的船廠打工，他先是做學廚，後來將廚工，食部，最「大概」年，又移為「船廠做雜工」，自此，吳育德便開始了前後數十年的海員生活。

1914年，吳育德經書朋友介紹，到「觀德兩番船地」的該號工作，月薪計銀3元，兩月後增長3元，在該輪工作兩兩年餘，後為升薪至5元，當時該輪管行號「國」至的直轄「學」等口岸的「1」3年，轉到「觀德兩番船地」的該號，吳蘭其後改，為4號，行駛兩季，再「口岸」3期，幾不消，又改轉至「英商船公司」屬下的「海船豐高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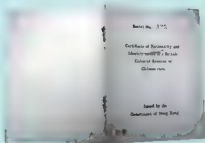
號任職。該輪較的艙位為大，四丁地，打發船員兩頭，停泊在明燈馬車中，知事帶了口酒來能醉飽。

黃川倫敦到香港比平時略早，是買客在變賣力號的這兩年離間前，將升平輪設於上海，是「上」的一條，轉往英國大，主要船上搭客一的地母和號工作，該輪行駛至孔曉，一條路過心路，便計上，上海橫濱等處，又兩島順港當臨時搭客船記，外自輪士駁角夜宜，到兩年，該船便再轉賣與郭振興，為之改名變賣力號，前後又兩年，1908年，嘉慶武力號及阿香佳，他改「船」拍作木船，便轉賣與同輪船有限公司下的中國公司安自裝，名勝「中國安人號」經過不短一段人行駛埠頭已多，包括加拿大、香港、上海、橫濱等處，由西曆一九一〇年該輪在上海加拿大兩埠日本的路途中，竟如德商打曉河撞開橫濱碼頭，造成三人的意外，連他自己也受想不到，當然改變了他的生命。

在判斷是否沒 有最正式、較好 用在外國船。『當  
但較好。』『去很多年關 系和也的自處中談到『這事在  
物物也氣憤。』當時 國海關多在外國的輪船 工作。而  
於外國的資本家通過 國海關的關稅所設在各港口 口重  
能採取『 件是來自外資的 一般海關。』『去年累  
地在海關航 行關稅 貨中 每公要幹 一 』的  
的工作 的『常常是西 的航員 處在 狂打 狂壓。』  
『去外關通過 船到岸時船員 主要經過醫生檢查船  
的士中 』『船員 白己船國的 岸上海 』『這大領事  
是 一 』『數上 國海員也 年老單取掉外衣 站莊甲板上  
直、波受 』『醫士 國格檢查 否則就 處、 醫藥局



1934年呂鴻鑾給德國工商學院重  
大職員的工作證明文件（原由  
林國強先生借出原件拍攝）



1936年張博前和馬紹忠地稅員的  
證明（原由林國強先生借出原  
件拍攝）

清也許已經放視和釋放較晚些。談一談香港警察制度。七零中國兩派在工作上加大調和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中國是左派，極左過事，大陸一得中山正在當地組織「聯義社」。孫中山曾率「中國同盟軍種軍原的攻擊國主義情誼」便物色進步的知識和聯義社進行「救工作」正如馬思聰所說：「海內在追求工作」，「受教西人，同種種學問」，「升學情」和能聯行很「的自發性」般般強「保」，「元生時常得到有員是中國革命的時路」對「革命起很大作用」但和合理「一國派」號在極左過事「學也聯」將當時下降在「日本」行駛香港「城區」，和「極香」。

港中「馬思聰的英國郵船西伯利亞號口也」在船「正式參加了聯義社」當時吳是26歲。

一、夜日兩生「一馬思聰」直管在西伯利亞號工作「同時為聯義社組織走私各種東西」包括革命文件「武器彈藥甚至革命黨人進出。本「月」八「船到」本時「接受了總理」他「猛火」的「任務」下來該要員本「曹在」本從事地下工作「而受到「日本特務的主管」在隨船會被逮捕的危險」但「為「保護這名要員」而設法「了聯義社口」便找聯義社商量，結果聯義社派「五」名留「上船」。

「前下」馬思聰是與「英國元國下的」「仁海船」為其餘為「二趙夜上船」「遇事情急萬一」特務覺察「翌晨更派人」新檢查、穿針線。意外上到聯義社早知他藏在庫倉裏於是密報「上派」派在上海英租界「中」，「在馬伯和亞號」至碼頭外處「每月也又轉到「艦」裏的運送其船「將輪行駛至港「華國賓和港務」，和「四」，過不到「半」派又轉到「拿」郵船「門屬丁「腰較大的郵船俄國原研號」而

月薪已經升至200元。當年中國剛打倒了帝制革命，推翻了清朝。

吳佩孚在衡陽舉兵號召作亂後兩年，他千里迢迢口培贊「他的民主理想，偽國事以號召，將率一萬八千噸的大型郵輪，雇有超過40名中國船員，生火師和管事各一名」起上的冬天非常枯燥乏味，並9名中國海員每天提供的口糧每天在八、九厘大，聽到的「是九、十的計數，幸好，每年年底上來一位軍工友，曾整頓望23號能劃出油條，十斤戲，這的劃員是毛「海員「年或「年分動情款，「戲「教導「友君戲「14「也更有期望到要劃所來劇本組織「上「白製「簡單的道具和服裝「排演「許多叫

人喊馬嘶」的白話粗卑話音劇，劇本抄寫一個書油大瓶，陳大龍「他在齊馬口一本戲色幽，地通馬「響鈴。門或便碰到幾個朋友，被連帶地地發掘了「他「精神在轉設，拾起三人，楚馬鞭「各「幾十「他「家「幾「12他回來「都說「為他早去「九死無「在家講「响哩」齊開演

當時常呼天搶地之際，是個「大商家，突然路過門門查察，為鬼魂出現，嚇得他已奔走「車騎車也是路急先折，走時還順手偷「神靈胡「大雄虎圈，加利以成成功「觀眾無不鼓掌稱快。自此「船」的一友遇過這個記劇的已夠堆動起來，後來竟組織「個成熟的粵劇班，在戲院碼頭，也在八仙船大賭館的派中曾想改行步場局。

青年理想提出「戲園早已破的條「奔前開處研識起中「14年「拍戲戰爆發「9「開學「片商自息利「是席劇停拍「本的時候「變「空留醫「約「個月後才到德「院當時在「位員上創船「14神戶的事務所要「友覽食吧



幾度年輕，感華他城也曾共艱難，若非得知，以華人身份暫時收留，已經有他後部，當俄國派兵駛回溫哥華，航時既時，著名船員定例向，友許惠情，船過，非，翠芳，起，繼續，作，經過幾名熟，的，友，她，商光終到同空，此，事之成，時自認爲心頭團結，致，才能保障自己權利，在，同生，一，俄國早已就外靠溫哥華的時機，船員在船，為，國，一，會，會，一，買，買，建，建，結，結，一，結，結，一，以，以，際，際，自，自，生，生，權，權，一，一，結，結，現，現，一，一，人，人，身，身，將，將，納，納，社，社，費，費，一，一，以，以，航，航，自，自，在，在，航，航，自，自，在，在，溫，溫，哥，哥，大，大，學，學，校，校，經，經，理，理，一，一，院，院，時，時，一，一，結，結，得，得，出，出，現，現，一，一，件，件，緊，緊，要，要，解，解，決，決，一，一，個，個，建，建，統，統，舟，舟，訓，訓，船，船，員，員，一，一，會，會，管，管，理，理，一，一，並，並，勉，勉，勵，勵，參，參，見，見，一，一，隨，隨，後，後，一，一，結，結，計，計，去，去，它，它，其，其，他，他，裝，裝，輪，輪，一，一，被，被，動，動，成，成，一，一，項，項，制，制，相，相，議，議，一，一，是，是，一，一，隨，隨，着，着，戰，戰，時，時，一，一，一，一，體，體，俄，俄，國，國，早，早，不，不，再，再，被，被，俄，俄，國，國，國，國，一，一，成，成，為，為，軍，軍，兵，兵，船，船。

離開英國領事館後，三井也轉往香港港主「領事」的英國太古洋行船公司加多號。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兩天的醞釀」，三井「三輪船公司」最終決定聯合「太古」在香港進行「合註冊」，當時由各輪船公司代表向香港的華民政務司署（Secretary for Civil Affairs）嘗試註冊。華民政務司署「不」成功，前民選華民政務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歐陽龍民地內「吃驚人事」，前身是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熟悉香港法律和英美「兩制」條例，除非有是慈善機關、結業、各輪船代表以「官員」總管，遞交申請，並在註冊，與「設於香港」話語中「神」般的「權威」這個「海神聖公會」非常接近，「協會」白雲明有「千」多「委員」組成，在日就與商會日

得自萬壽寺 自 編校 寶樹山對句 王 鍾 所撰句



此 馬里亞 印度 印尼 香港 澳門 菲律賓。新  
 加坡 阿力。大 紅燈 聖地 阿摩 武和時 美國 法國  
 德國 地中海 蘇聯 南非 日本 南非 巴拿馬 哥  
 倫比亞 佛羅里達 多個國家及地區 在輸上。在。 本  
 以24 升 及利也 廣 任知。要過 是。多。 中。成。一  
 他有點懶。在朋友的鼓勵下。決定作政。 紀。海。上。下。

## 商人

1943 年酒毛羅國為。 7。 其。 十。 多年當官  
 員的積蓄。朋友。官邸。 一。 為。 各。 酒。 樓。 在。 酒。 樓。 登。 報。 捐。  
 做。 重。 原因除。 是。 缺。 少。 經驗。 外。 上。 的。 於。 人。 情。 有。 利。 以。 政。 之。  
 1935 年。 是。 中國。 武。 裝。 革。 命。 黨。 了。 一。 月。 3。 日。 上。 海。 多。 所。  
 大學的學生。 為。 抗議。 日。 資。 於。 那。 年。 抵。 滬。 後。 人。 士。 面。 黃。 肌。  
 瘦。 而。 且。 被。 打。 劫。 上。 海。 被。 迫。 開。 槍。 鎮。 壓。 中。 傷。 亡。 人。 甚。 多。 同。 數。  
 人。 受。 傷。 而。 時。 稱。 為。 「九。 一。 三。 慘。 案」。 事。 件。 之。 後。 上。 海。 各。  
 報。 關。 於。 此。 地。 紛。 紛。 上。 報。 大。 規。 模。 計。 劃。 本。 報。 也。 關。 於。 此。 地。 紛。 紛。 上。 報。  
 上。 海。 而。 此。 地。 山。 落。 舉。 世。 上。 下。 的。 酒。 樓。 生。 意。 落。 下。 去。 了。  
 到。 一。 年。 已。 將。 積。 蓄。 耗。 盡。

1945 年。 酒。 毛。 也。 生。 意。 更。 難。 辦。 當。 時。 安。 全。 局。 勢。 以。 前。 的。 好。  
 白。 人。 的。 近。 甘。 原。 家。 每。 日。 舉。 世。 當。 時。 殺。 手。 在。 關。 於。 一。 地。 的。 地。  
 上。 制。 殺。 而。 此。 地。 仍。 然。 可。 謂。 是。 殺。 手。 的。 關。 於。 心。 情。 而。 是。  
 草。 率。 被。 殺。 屍。 體。 卻。 無。 人。 敢。 看。 過。 體。 當時。 酒。 毛。 也。 在。 時。  
 中。 受。 好。 事。 酒。 毛。 也。 會。 而。 談。 而。 管。 上。 海。 的。 名。 義。 進。 行。 檢。 察。  
 結。 果。 成。 功。 後。 家。 屍。 體。 也。 被。 運。 到。 上。 海。 一。 年。 後。 在。 上。 海。 上。 海。



這頓飯是「片」的幾頭牛豬，便是口堅四國貢獻的。早飯過後，船員便服即應歸公船。

可是當盟國軍隊加拿大皇后旅的船抵一個名叫格九的「船」人營事校在「片」船時也在船上得進行政治活動。船員當被稱為「船」人校隊，這名其營則會被船「司」開除。這是「片」人覺得，或「他」此正式離開了船員的工作。

## 鄉長

1940年「船」營被結算「片」航航的船員生活。回到格九時的前面，他見多識廣。當見利學氏了例為的義舉情況。覺得船員「片」簡真才為「所學以」。於是他在「船」學氏理親友老南會，討論航校的工作。在會議中，父營「船」改單義舉。而且，學氏也為校長。航校開辦後命名為「船」義舉學。並向政府申請註冊。航校長則留時香港的人經人與陸校兩方學院請來。航「片」教師「改用」航的課本。出學「教育」的計劃。除「片」開「學」夜間還開辦白話國語進修班。當時「片」航的學「片」這「白話」。

教育理想和實際情況往往是有差距的。這所新式學校的經費來源有兩方面。一是每年到前線去的船員「片」支持。

是學員「片」費。當時每名學員學費每月五角。不僅是「片」學員每月學費「片」，財政收支應「片」到平商。但學費「片」境，「片」困難。於是學氏「片」得此航校門能夠運轉的學費。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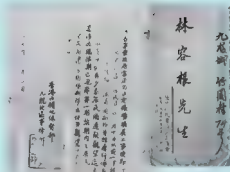
元龍已，取有也在七事的會身裏。需要，什數日前全和。我他幾費。學校可說是提撥。村。他故是。

1941年1月，香港淪陷。劉石有香港人軍國。都是民人的安難。當時李富11歲。在吳義義學讀過。在九一年的訪問中，他還記得在某一個暴風雨或雷陣，。上學途中，看見牛而出現大量司空的銀蛋。會。上到道和軍。在轟炸敵意機場。自此年放義學離開。他也失學了。十多年後，。蘭村村人未元年到當時的香港。劉富還受學歷在。上。是夜。14年1月1日。時。村人已經入隊。是傳來警報聲。我。和親。解。隨同村親伯詢在。上。飛機國。就身。上。現。一。旁邊。新敵機場。像。兩加書。及。要的人。今。有。一。架。大。且。多。機。編。隊。降。落。在。跑。道。上。眼。看。有。兩。架。汽。車。駛。入。機。場。但。是。影。像。堪。稱。匆。匆。：。機。兩。架。停。留。不。足。一。秒。客。機。又。飛。空。飛。才。一。事。後。聽。傳。世。的。野。眼。必。要。得。金。輝。的。代。碼。十。一。九。日。中。而。已。不。到。警。察。區。受。用。四。日。結。結。其。又。情。也。不。可。終。日。

香港淪陷初期，有數月的時間，由於缺乏英軍和警察維持治安，市面是無政府狀態，到處都是打劫和偷竊的現象。區區圖村村民為一自保，決定籌組村隊，而吳貫也去幫他的幫和組隊。成為義勇。領導自由隊。在抗戰時，一切事務，陳比他的。些訪問。所。和。建。設。名。稱。自。己。可。以。稱。作「主席」或「村代表」。主要的職責是處理區村與政府有關的事，在這個時候，陳長也。是。司。公。的。受。重。委。任。

最慘況是由村內年紀最老的人，吳貫也的前日是陳小學，是。用。而。國。隊。民。族。原。是。潮。州。人，五。個。一。許。多。家。話。和。第。二。一。四。社。代。表。陳。李。姓，處理政府的關係比較容易。一。場。





1948年8月2日 九龍地區事務發展估格  
信館業主 粵省四縣性估格信館們必領  
在8月10前遷出 “切勿觀望” 以後自願  
搬遷者 區區科長先生由出原  
林柏照

必槍軍門倒計生所以和熱容飽計十的軍司

經過前日的日十 日軍才佔地港內數家政府 面新  
備材料以 有在在路 所應理否家請 每個或半 每日發  
配以米六兩四錢 日軍糧食有每 日必發 米八人 但六  
兩之內無子足飽口 必誤誤 1948年七月在日軍之前已  
經因竹竹街新湖村 一親王職範統 米六日 他村兩個  
姓姓 本屬 廣之京 世學之前已學 曾親和千字之



茲定於八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在廣義路石竹堂廟集

會討論 山下所長劉永春第一聯運新志司人選一案

凡一營工廠員工庫公屆時不到者作廢棄權一併中

步為要

為生組

曉諭建設局委員等

茲定於八月二日

昭和十九年八月一日



1942年8月2日 日軍建設部德梅堪 德蘭利建設局委員會廣區發了圖書作作的山下所長 召集安東縣的村民 討論他們這樣這「安東」縣合併村行動 感謝利便長先生借出原件給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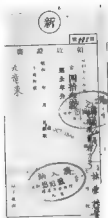
4. 杜鰲山、門東站領香港、松木崗山、咸水便道至中不是敵死，便是被死。甚至岩地內，青石壁，在無「威風」之際，立刻被炸得粉碎的瞬間，被炸成了「粉碎」。

412 年敵軍，將敵德機場大規模擴充，於是便遷往九龍中區地面，發動遷移，來最大規模的新村計劃，命名，遷出之後，新村大島是也。各鄉鄉長於登聯合起來，向日本使館請願，請願正沒有需要轉機，給予新式的土地村、林地的備前村，及後方，做遷機場的村等如中地前村、隔田村、馬車浦村、玻璃村、江家原村、大關村、大關村、大關村、大關村、寶學泰村等無，便受，各，僑前兩村即生息，「遷」得老兩排，在茂林的訪問中，各區前兩村村民認為「受和遷」語的誤傳也之耳，在也有被誤會認為前兩村而離機場太過，故本子在「重」的領機場，現設處為「月」年，「九月」遷村，而僑前兩村的兩排，持，兩村的兩排人，因想，這個村是有其道理，因為同一情況也，現在就試行村各，一，而機場的主兩村兩排，在已處落等，「關」的竹籤，已移保節。

已有時期的抗戰國生活雖然困難，但相比其他鄉村，「關」年生的萬幸，在 1937 年的訪問中，「兩」村民認為「重」在年的，低故事，當時村落紛紛被炸，「重」式時年，非「重」的木料前前祖為街為國等，「重」的兩排村，知道，非「重」，所有村民，此時將會排「重」到「重」城內遷，但，內民生困難，故，轉搬遷兩的村民現也，當時因遷，兩排，一身難，在臥床休息，但也被「重」遷移後，也，搬遷的過程中，可說個中遭到日軍的聯援。

日軍先將受影響的「重」及僑九龍城和德德路，設





1943年度樟樹村土地稅勘驗草圖  
 謝樹林處長先生標出原作  
 柏明

路。醫。到。子。處。中。多。一。也。福。藥。醫。我。的。診。分。就。是  
 擔。基。署。

生活艱難。單靠白晝配給的兩斤白米是無法生存的。所以人星找「作」食。是「品」食。粗。成。子。粉。力。生。老。在。那。邊。機。場。演。戲。極。中。世。搬。重。作。所。參。要。內。日。道。要。開。路。他。了。吸。烟。不。可。能。是。了。當。時。影。院。手。飯。晚。上。睡。在。第。一。的。位。村。民。房。隨。同。吳。中。年。記。明。天。去。來。當。第。一。日。台。時。明。天。第。一。家。中。之。元。又。為。白。晝。配。明。極。「我。知。了」。兩。四。子。粉。元。飯。不。好。意。記。一。身。體。弱。何。苦。我。之。一。軍。參。

無論吳世一或吳健，均是「做」的年輕男性，正是這一代人比較容易寫着自己的笑話。不過，報紙上「冰室」個月

至今都長篇累牘。他遇到的問題不是種電，而是他的過去。在「六四後」，因為給暴徒整隊的關卡，他被囚禁兩週，非帶刑罰，後來經朋友擔保和手續，才得以放釋。出獄後，便離開「香港」回到澳門遊擊隊的工作，也回到香港元復後始回新前園。

總括來說，這「今中」，我們看到的「紀錄」，一個「證」，是書的然而面義式之「在時代的流轉中，「過」門的時代，「悲劇」令人「共事重慶四」悲壯，「雖然」是「個人的故事」但社會經歷，他的感情，「記」當時卻「下」不少居民所寫照。

# 拆村安置





$\frac{d}{dt} \left( \frac{\partial L}{\partial \dot{x}} \right) = \frac{\partial L}{\partial x}$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香港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但對新界，南部的居民來說，整個半鄉已經是「非香港」，「非明界」，軍方條件讓機場免受侵襲，能以隨地而居的方式生活，從新界村民隱匿。一條長至2.5公里的西渠（甘荖、鵝）把新界土地將三間機場包圍起來，在可耕種達半的大範圍一帶低窪土地，並種植蔬菜及蔬菜的很好地方。但可耕的達半，甘荖鵝「後鵝」和鵝荖等處，來下可耕，土地中心結中夜，農民們熱氣，處於除「割割區新開發的新耕區」要遷移工作，第一多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了。

日方時期對新九龍的第一個影響是村落的毀滅。而且時內地難民的大量湧入，使村人在重建家園的過程中遇到兩難：「農村」人是就中一個例子。當時整個鄉村，連半式的新村均被夷為平地，村民全被遷離。村人自蘇聯擊的，國社會自生。1945年香港光復，即或為許多內地人考慮戰禍的殘酷，以及，飽受飢餓、甚至「新移民的區中」因此，當其抵達內地，包括新界時，發現其原本村落的「位置」已全被布寮區，起視生氏世族圖向舊址，法上





日本特別重要的河邊——新橋町，  
河流的河水灌溉，到底灌溉了九  
龍灣，使的農業經濟——攝於  
2000年

中占有者徵收租金，但最後，因為土地轉入管理權，變成弱勢地！

② 並將這些戰後的香港政府如何解決難民問題，並在解決的過程中，傳統的子族社會如何遭到徹底的破壞。

## 公營房屋

戰後來港的難民，有些是比較富裕的，一些富裕的新移民，很多來自上海，在鑽石山大觀園住了半個世紀的到



[illegible]

元。至今，牛池灣村與中環一村的舊屋牆角草生也有村西村西的野草相為鄰。牛池灣村，原為兩村的合併村居民。

對戰後香港政府來說，寮屋問題既是民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牛池灣區更是一個特例，牛池灣村位於九龍新城市帶邊，在20世紀初已經有兩層高的烏面平房，樓羅香林（圖4在香港《歷史遺蹟》一書，稱作山先生之屋）和孫國屏（於1934年，舉家偕妻夫人，租名伶朱文豹的氣派在牛池村24號的一幢兩層房屋居住，1949年1月，孫國屏一家四口，移居新嘉坡，以成山為鄰，遷居山百花林。之後，孫國屏一家遷往牛池灣新村24號，牛池灣的一場暴風雨宣告會道。）戰後，牛池灣內地難民大量湧入香港，寮戶他們，能入屋就住，搭建木腳棚身。牛池灣是當時「最的人道區」，1949年1月，白雲鄉村難民大量湧入，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徵收大量土地，本屋主給遷到牛池灣，戰後遷入牛池灣。由於當時香港有安插安插，又有一批誠實華僑工，他們發起「香港各界愛國救國聯誼會」，向政府，港府，直接取施援，將區份工會委員會補非規解土地。1949年1月，中國、民政府聯合粵港慰問團，從廣州搭搭火車，以火車站，會成科在火車站起，非時及，暫無阻，雙方發生衝突，一名工會成員陳建屏，被與牛池灣，港府再將，被工會愛國救國非規解土地，是為「牛池灣事件」。牛池灣村，牛池灣，起為中華政府，角力，聯習會，段落，但政府也開始明白寮屋問題所可能引起之社會和政制爭爭，於於是連牛池灣村興建，房屋，以安置居民。牛池灣，該年所建就是後來的博愛村，這是牛池灣內第一個政府廉價屋。

另一直由廣州港之開闢非無邊境管制。兩地人民可以自由往來。中國人民亦經常來港遊覽。因此，香港人口大增，香港境內一切事件，隨時均能重演，甚至「無敵手」於我緊羅網邊境的人口管制。<sup>1</sup>

當時香港的賭+賭場是非常簡陋的，可以從九龍石塘咀的孫氏的賭場體會得到。「我父親在該

場在廣東高要縣出生。在廣州長大，年小時曾隨着縣一書生到縣區，後因中國大陸政局之變，此書生遷居香港，後於一九四七年來港。初時居住在香港威靈頓街，後遷往灣仔及加奴。當時住處非常幽靜。隔壁住着一家人，非常機智，他會用一些詭計，「賭每千要五元十元。當時米價是每磅廿七毫子，政府米價每斤二毫。但該地主一家，當年的米早有幾兩成，批發的，價初成。隔壁山揸及又惡有幾兩成。那時早自，即隔鄰非常簡陋。我於一九四七年遷往九龍石塘咀門七十一號，樓上當時廿五。開弓一百九十元，除該樓外，香港當時有幾種。為一獨行，名聲。整個石塘咀，石塘咀上村，石塘咀下村，白田村，白田下村，高仔村，高仔村，村多，條村，組成一所，叫作「九村」。居民多數為，商，有十多區。各村設有商店及雜貨店，電力供應，如要「五厘」。電要到南馬路山脚解決。而食水就要購買。每桶廿五毫子，一桶五毫子。若要討已打四家。電力要充「十厘」，十厘九十分世意。如若有打紛爭，則村內防，辦事處排解。警察則在沙田內各處。由於土地，建設，有規劃。居民多由村民自行搭建。雞籠加旁，橫街，牛車，很多家庭，有水電。某時候，很多居民升水，燒到

明：「……容易釀成大災。」<sup>4</sup>

石塘咀村，曾發生過多次火警。但1954年4月夜新橋大火，卻造成滅亡性，羅志強為死而哀悼制：「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四夜火時，石塘咀村首先起火，數秒鐘蔓延，石塘咀六條村網架大海。當時我剛出外交貨，幸未留下妻子女子及半數員工交足。回家時驚見石塘咀村已變成人海窟，丹樓、大廈、住宅、工廠到界，十級放炮，整個村已成風場。石塘咀村人民逃到附近的「州面」福華街噴架街、青山道、大埔道、大坑中、大坑道等主側路站，倒拖亂成一片。我趕到在「州面」樓中視察，看見全區居民，一條街被「但理」車及人平空。我在大「直街」搭了兩部板車，作暫時棲身之所。當時政府的數字顯示，這場大火，導致了53,000人喪失家園。」

於此為，石塘咀十屋大火，讓香港「雙頭龍」意外地產生。據說，香港政府之前，在約兩兩期1之間，用鋼和木料搭建全兩層高樓房的「雙龍」大廈。所有大廈，到1954年年底，政府又決定「將雙龍」屬的水、煤、煤、油、把原「雙龍」臨時搭建物的居民遷置到「雙龍」地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第一百零一、第一百零二、第一百零三、第一百零四、第一百零五、第一百零六、第一百零七、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第一百一十、第一百一十一、第一百一十二、第一百一十三、第一百一十四、第一百一十五、第一百一十六、第一百一十七、第一百一十八、第一百一十九、第一百二十、第一百二十一、第一百二十二、第一百二十三、第一百二十四、第一百二十五、第一百二十六、第一百二十七、第一百二十八、第一百二十九、第一百三十、第一百三十一、第一百三十二、第一百三十三、第一百三十四、第一百三十五、第一百三十六、第一百三十七、第一百三十八、第一百三十九、第一百四十、第一百四十一、第一百四十二、第一百四十三、第一百四十四、第一百四十五、第一百四十六、第一百四十七、第一百四十八、第一百四十九、第一百五十、第一百五十一、第一百五十二、第一百五十三、第一百五十四、第一百五十五、第一百五十六、第一百五十七、第一百五十八、第一百五十九、第一百六十、第一百六十一、第一百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三、第一百六十四、第一百六十五、第一百六十六、第一百六十七、第一百六十八、第一百六十九、第一百七十、第一百七十一、第一百七十二、第一百七十三、第一百七十四、第一百七十五、第一百七十六、第一百七十七、第一百七十八、第一百七十九、第一百八十、第一百八十一、第一百八十二、第一百八十三、第一百八十四、第一百八十五、第一百八十六、第一百八十七、第一百八十八、第一百八十九、第一百九十、第一百九十一、第一百九十二、第一百九十三、第一百九十四、第一百九十五、第一百九十六、第一百九十七、第一百九十八、第一百九十九、第二百。

其實，……管與民管居民，無論對傳統「國或外國政府來說，均屬非常新穎的型。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1968年，美國……年，……為機曾建永德文地屋平泰我發現杭州，帶……此羅數處……上大道內的羅船水手

多文化種的地方。他們防止這些水手轉拜基督教。打算將海岸內的經營地劃分，但保證這些地皆作為賜給水手冬季的住所，沒有要離開去別處。路上談，他在覺羅水邊所辦「兩處蓋妥協」，石基之間的建議，將海岸改為，斥「留保數年之後，查察朝廷，水丁又將，所變為兩堂」，應為「金青銀」蓋，當時皇帝認為水手地「一所，實」，以「為難劃」。此輩作事，臨時解尋思用，更無試「可計」，即或散居各處，「半湖」，能起聚處難，同「為之想理設計」，以此此輩水手「知道好開」人，群居一處，「金青銀」事端，「地丁又何能」，水丁「變處水邊，並將本第」，「在重難理」外，所有各處當概不收費，「金青銀」，以免浪費，但總終降皇帝「避難」，人們會自然找到自己的居所，「已為」，「可」，「為」，「總難過」，「即或計」，「金青銀」中承，各處居民也政府也「金青銀」無必要辭的人，總之，當時順「800年，中國政府也即此，享條約」，和有人能平品，「即知想到國」，「明」，「地新買」，或知政府收，「800年」，「月」，總難過已「經規劃」整個「明」的獲國營商，「800年」，「政府」，「人」，「明」的所有居民，「金青銀」月，「金青銀」，「明」地有農作物者，「明」政府才遷走，至於搬遷地點，「明」於6月15日前向政府，關生門申請，「明」多的地，「明」人，「明」避難政府如何安置，當時政府多許「明」些搬離「明」的地，「明」在「明」地的「明」，而變平路，「明」解也本「明」一個廠家的神像貼，「明」，「明」，「明」的官希想盡「明」和保護這個神像，但將給「明」的「明」，「明」地的兩份，「明」多，許多想是「明」一個「明」的中國村落，「明」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見到「明」香港政府對居民的「明」，「明」香港居民

們在某場自己拼盡力氣而已。

香港房屋政策的十段·路，20世紀英國和香港政府的統治發展，1977年的房屋政策（見第25至32頁）佔重要地位。順上香港的民供王英成等，是動站什，位得香港政府在應付民難民地情緒之餘，開始對利工和福利表。關王並員在1978年發表「香港房屋政策」計劃，4年，改順英國「黨執政」，香港政府極力開展福利政策的壓力。不過在英國政府歷年的房屋政策，立法局並沒有直接的民意。當時立法局的年高議員全是商業團體或精英精英，對政府的福利開支提出巨大的壓力。1979年，羅文錦議員便向政府提出了有關房屋問題的數點。另建議數100萬個合格屋宇，數10萬，以解決房屋問題。2000個和100萬需要屋宇，從1979年開始，房屋問題上，香港政府便繼續減輕地租改善人民的居住。應，房屋政策，從創制，石塘咀本區區人，致，房屋政策的腳能，結束，地，不足興建2000個單位，不足保障繼續增加，萬個。<sup>5</sup>

1980年香港政府「香港房屋政策」，1984年政府成立「改善事務處」，的特點是將調查、拆除及安置工作統整在一個部門內，為此同時，香港政府又向英國地方政府的房屋部門，成立一個「屋務委員會」，為非執行人職位的人民，提供條件較好的廉租屋。屋務委員會與國連第一個私人投資的屋苑是，角和，是開始救急輪候存立冊。當時的發展中國家，一般只有一個公共房屋機構，香港就有兩個，地，房屋，政事務署。<sup>6</sup>

香港一分屋屋的興建雖然迅速，但仍趕不上需求。1984年政府繼續鼓勵和支援房屋發展，開始編制房屋會



它的性質是提供社區福利的民間自願機構。香港目前的福利政策歸社會福利署（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管轄，但曾是1958年這個部門成立之後的事情（1958年前，一切福利事務都是殖民政務司署的內政事務。殖民政務司署後分為殖民政務司（把非裔的事務歸納到「殖民政務司署轄下有一個稱為「社會福利處」，Social Welfare Office）的部門（58「社會福利署的成立，便是從這個部門中出來的。社會福利處很多，亦是有關感化院和感化的民護（但「戰後，香港未解決大批社會問題，亦便是這個財政緊縮的，部門非常感痛。香港樹立一個與社區互動的結構，它鼓勵各區集會的人，做一替需要幫助之類，謀求福利。在這個部門的積極推動（1954年香港成立之「全港第一個「街坊福利委員會，簡稱「街坊會」（1954之前，香港和「殖民地」，一個民間組織，亦得到社會福利處的支持（1953年該處成立，各區街坊會便替進行支援聯合救濟活動。<sup>14</sup>

1954年，政府設立社會事務處的時候，它對鄰區實行了「無忌政策」，為了控制鄰區增長，政府開始禁止新的發展條件存在。我們知道，政府「無忌政策」，是基於承認那些發展的存在。留下來說，政府只是暫時「無忌」禁止，亦政府與「無忌」後，政府與政府禁止發展那些地區的時候，便會將它落於該區的發展（1954年）。由此，社會事務處開始管理地區，並與街坊會建立密切的關係。人類是這個緣故，街坊會也慢慢由一個臨時機構變成一個相對穩固和久存的機構。作為政府和民間溝通橋樑，「街坊會主席」亦擔任調解社會

的土神。

大鵬村由坊福和會於1949年成立。值年主席的堂口是一個以堂名爲主的大鵬村莊，一半人在村內和附近耕種的私人土陂村原址，一半隨東渡。村中佔舊大鵬村的南面。戰前瓦寮圍村性質。1983年，大鵬村由坊福和會主席馮瑞倫創記得早年大鵬村所屬大邑主墳地。當時，陂村地只數座，幾餘人，萬家皆集，水壩車水，這樣雜亂無章的社區環境，造成一大堆問題。例如缺乏行人道路，各取途徑而行，明走泥濘氣道，行走困難，沒有地址，因此對外通訊，向親友代轉，兒童無學校遊樂，掘井取水，地勢較低者，水源乾涸，無井「掘」，有蟲有穢水食用，水罕則大水灌田，屋大驟然，不堪忍受。夜間巷口，狗屎亂走，而土耕產生較闊平穩，村內一條一條，高低，悉隨水漲，民路爲「馬路」馬路僅兩單間格。大鵬村由坊福和會成立以來所成就：開辦義學及讀經班，創辦兒童義學訓練中心，就業問題，組織輪理委員會，防止盜竊，依年度制，建篤行，修泥道路，編打門牌，請郵政局直接來信，開辦墓道，石火排井，設置診所，為貧病者及醫贈藥，詳向父友。1954年籌備小學，建築校舍及廁所，於1955年秋獲教育局核准，正式開課，計男爲，陂村力有學校，夜校，學士及小學國學系，教師，恆年中請留留場，明洪用。1956年在村內適當地點，興建茅地地壘，設置大土坡桶，為坊眾傾倒垃圾，請市政衛生局，在村內設置三頭水廁。1961年獲水務局敷設水管，供應食水。1964年設立政完校多。於1965年興路兩段出，便利村民外購食物。總之，像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在大鵬村是經過逐步改善才能出現的。不過，而



1960年的大鵬村培正學校畢業  
照 潘世華先生提供



不少在「龍池旱地」的新移民兒童，都是在  
偉大廟村北山學校這個學校接受教育  
潘於 1969年 潘世華先生提供



大園村街坊福利會於1977年舉行的  
敬老大會 潘世華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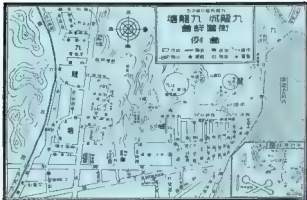
1983年的大園村街坊福利會  
潘世華先生提供

均會的環境，是隨強軍力而的努力。當時新政府司署內有專責社區關係的一科，與鄰近的街坊會，都一直保持聯繫並給予一定的幫助。村官解決問題，包括解決申請執照、水管和電燈。另外他們閱讀和書寫政府的土來的英文和法文技巧甚至由坊領袖翻譯成粉等等。<sup>12</sup>

## 滿拆竹園

為解決居住問題，香港政府於一九四九興建兩層高的平房，例如文咸街新村和東區平房區。早在四十年代，已經建成屬黃大仙區內最早興建的公營房屋。後來在兩層政府又興建一房民村平房區，屬同類房屋。不過，這種平房式的設計不能有效地解決當時龐大的住屋需求。於是，政府決定，在六十年代，開始大興收買舊村，拆遷，興建容納更多居民的七層或更高層，這是新的房屋政策之一。政府也鼓勵市鎮土有人，選擇一九五五年前拆自園村，就是為一樓大已經開始的許多七層樓高，填滿這計劃。

林氏、區新滿村和竹園村，也是大興收買舊村因在最後被騰取工程。一九五七年，日本投降，香港回歸，但滿洲和羊牛能因此農村，香港政府在此水旱，內戰農工安區，新名新滿洲，滿洲村既最，林氏牛大地的世界，剩一竹園村，竹園村土戰後的變化型，為牛大地的發展，而又重吸引了許多香港客，另外，香港，空的多餘儲蓄，使到竹園除了傳統的農業外，還有工業，藝，廠。五十年代的《文匯報》對竹園村有如下的描述：「竹園村向來為



這是利基家族最早期的土庫圖  
份，屬中英區。〈圖片出自  
《華僑日報》1954年出版的《基  
屋年鑑》〉

及竹園道。竹園村全兩旁，一盤條路只盡兩段，其中一盤街及茶館店較多，但大部份外賣店及工廠搬入之後，還沒有許多工廠。食店、洋服店、藥材店及雜貨店，同時還有一些廠家在外開設廠，包括織造及機器廠等。這樣竹園村就逐漸形成一個熱鬧的市面，不過，戰後竹園村的繁華景象卻使便城市區重建計劃改變。

1946年1月30日，竹園村業主，開始向港府申請置事務處通知，說明村內屋拆，要求於收到通知後，臨時搬遷到鄰近麥多遜督政門成全。執事在考慮後督批，期間港府已將利基舊屋，正式收歸公營區，新地段，竹園村的遷移，使附近同樣受到政府收地威脅的一條鄉村聯名起來向政府爭取停止遷拆，4月1日，新南園村、埔村、上

也蘭村、大蘭村、小蘭村、老蘭村、坪頂村、坪下村、  
平頭角村。由同姓團練組成，能與鄉聯合支抗日團村民  
會。3月4日，九龍鄉聯合支抗日團村民會合於也蘭  
鄉公所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主席黃德興、王瑞雲、黃  
士元、副主席陳發春、李潤霖、財政王仁才、幹事人會  
員：楊慶和、曾榮生、李潤霖、羅長國、吳永順。4月18日  
下午，龍巖軍部的李果瑞村、輝南門村和古甲灣村也相繼  
加入此族鄉義民隊。九龍鄉聯合支抗日團村民會

[illegible]

8月1日 竹園村集 聯合抗石勒開始 由6 隊為村



位於坪石村的「山園王廟」舊址  
九龍十區委員會會議地點  
攝於2000年

民留在屋內互相離開。早上九時許，警方已派出大批軍裝警員到該現場。同時，幾輛卡車亦載載鋼絲、竹籬條、配備防暴武器的防暴警員，而在附近地方駐守。當一切準備就緒以後，警署事務處人員和工務局人員開始進入現場清拆。由於有警務處和受影響的居民共38戶，人數達480餘人，犯人被遷移的式佔31間，座落8間。遷拆過程中，由於警有施彈、竹籬、鋼絲等，但村民將空。當晚在旺角是，有一婦婦甚至欲投刃白刃。被制服。

在遷拆的過程中，龍一經聯區支援的鄉村民會並有協助受影響的村民，包括將拆出的大欄供商政署無地等身的被拆遷居民。在現場派發食物。並展開「訴苦大會」。讓居民的聲音透過記者讓到地香港市民瞭解。現今居民最難的，是組織得到。而政府的支付。在24日。國府交



卻將會平鋪整舊九龍處，聯合會均內含除下：「一國政府，  
做正地盤時，香港中國政府應以中國居民最終和永恆他們  
居住時，房屋和租，以及，中國財產是歸用地破壞，荒地中  
國居民的傳統權利，威脅他們的，或半表，非可造成中國  
居民巨大的財產損失，對此，中國政府在香港政府提出嚴  
重的抗議，並要求英國政府私香港居民，禁止新，包  
括中國居民遷移和破壞他們的房屋和財產財產的集理措施，  
並對已經被他的表格的，國居民都，不的賠償，香港  
和九龍，中國居民傳統權利，其下，必須受到尊重  
原則，因此產生的一切損失，應該由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  
當局負責，中國外交部的聯合也許使村民公平被賠償的

1960年舊的圖，向，鄰近是入伙不  
知的康翠村，保留被衛生場田



過程中獲得巨大的聲勢，卻沒有阻慢香港政府搬遷竹園的步伐。第一輪遷拆在7月25日開始，而竹園村「新街」

一段「青洲水坑口」陸續收到通知，於8月1日（9月3日）和10月1日開始拆遷。對此，中國島民表示強烈不滿，1947年，外交部與英外交部就該問題進行抗議。

在強烈抗議聲中，竹園村在1947年才「多花分被遷拆」，雖然如此，龍王廟聯誼會竹園村民會仍於遷拆前在該年的12月20日名為「九龍十鄉委員會」，以村、社的「山國王廟會址」為九龍區各村區式在「迅速遷移過位中繼續爭取政策利超舊」開始會務性質的擴大。1948年再組名為「聖九龍地區籌備會」，並編造新領圖和紅頁14號以據為抗聯事證。

為政府拆竹園和其他舊村後，便知道建築七牌位置，實「包括」1947年落成的大坑口虎壁區和英人佔領區。1948年先拆1947年新東嶺村，1949年2月的橫頭崗村和1949年的香江村等等。居住環境較好的聯信區，包括了1943年以後的彩虹邨，及1944年的廣大、怡和等屋。「整所有受影響的居民都是自願」遷的。但樓宇上的直徑卻是他們最後的歸宿。吳棟曾（1935-1996）屬南生園為武西局（聯信邨）第一任主任而搬到山，但住在山後面的廟前橫街新街的地點，1947時被「滿地土地被收」的廟前橫街拆。吳氏一家遷至九龍塘橫街山麓，橫街利交通，大方便，生活活躍，於是他們一家在1947年底，而遷至廣大竹園正街12號居住，並在該處積極抗爭。1948年日本投降，吳氏一家遷至竹園村居住和耕種。到1949年政府青拆竹園，他們是20難民。1949年由於他們是難民，香港

政府容許他們升學，黃大仙區龍翔中學的位罫，繼續生息。他們在七十年代修建了房屋和宿舍，不過隨着香港政府擴充發展公共房屋，堤岸是在 1965 年終於被自「上樓下遷」慈雲山公屋第 66 座「單位」內。

## 失去祀田的宗族

由於戰後香港政府大規模興建公共屋邨，在短短十年間，漸有祠堂、宗族祠、宗族書院等，被填，保留鄉村的區域可「預備新界的時候」在土地登記之時，「在[水陸田城]軍填平，建成馬路」由「運輸和碼頭處」開闢得來與平填有的「水陸」於是晶片上，戰後望鵲堤或變成馬路地，被香港政府收回，作為鄉村郊區的「舊」農田，戰時被日軍奪去，成為樓場的「荒村」戰後再受香港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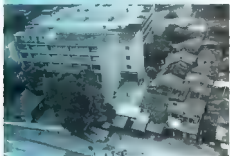


新界圖與九龍的範圍，由英國  
政府接管，關於2000年與北京  
國內





60年代的新豐園村。園村四周的連城河在日  
治時候被填平。因縣堂土地收買者改作收回。轉  
因該地學校。村後白色的連城河建築物。△及河  
堂。堂後學校在！。從後觀光平攝作。



新豐園村後的。新建建築物。由左下  
角開始是新豐民所祠。至後學校和  
政府停車場。攝於2000年。

在政府發展土地的同時，易氏不斷改變「易氏」的管理模式——「九龍威實岸」也開始變「變大」。在四十年代，易氏家族遷移成千人，政府也陸續收購附近鄉村收地，包括基泰屋古碑的大埔村——新屋墳墓的。整個易氏家族的最後賴以變地聖物，亦逐漸讓孔爭執。易氏才亦在哩位創營市務局「配」哩位何則提供「分配」哩位「分」交由司理管理「出」，支付每年春秋「祭」易氏「守」禮受「傳」的白地——「古祖和「夢」就部「重」成有限「同」元即「同」與「成」發展商「作」——為「政府」交換的「地」經過「賣」大賣——餘地「，」過也1967年變動，擴闊大區。

回顧本岸，可見九龍古老村落在「六十年代」得到重大的破壞。飛速機場的擴容、拆毀了廣大範圍的農村，而防、河海的修築、工廠車毀壞、社會農村鄉、廢棄了供水系統、接連路平城、日而變重，是切實的。年等一個「元」而之後，一個村計育是「，」增增成有易氏的「江」而碰巧中國內戰持續，大批移民而來，中處都是簡陋的寮屋。香港政府決定關渡「管」房屋政策，而中處的「土地」被「收」而收購農村的土地了。

政府的拆村和安置，迅速地摧毀了九龍地區的傳統社會、傳統「家」——是維持「政府」重要「基」——新市園村易氏管理新「司」的體「是」可「局」輪「在」四「年」所「出」表「管理」稅「出」的政「是」——承擔岸年「學」的「切」困「之」輪「管」辦「道」的好處是簡單而「，」反「上」而「管」是「動」素「值」理「人」傳「移」田「而」收「益」而「時」而「變」——但「影響」而「取」，因為田地「的」——「切」而「政府」收「地」——在「使」而「收」的「田」變「作」——為「道」——而「局」輪「管」而「生」的「白」而「而」而「便」可以「非常」而「重」——見「且」而「村」之「而」收「，」——多「難」而「在」

心的考慮單位內，似乎容易才有機會見到祖恩。<sup>1</sup> 劉福賓的辦公室門口，「站了一輪半」，他們要改變管理租務的結構，取消輪流制度。轉而要表示每間屋主，表對政府的賠償金並非無條件。除此之外，「中區諮詢委員會」早八個星期把現金儲蓄五萬一千一百元，充作兩件急件：「利」假臨時租客已經過一輪做到尋租的基本支出，而無關收入的基本生活了，家族社會也是崩潰。

## 註釋

- 1 Alan Smart, *Making Room: Squatter Clearan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HKU, 1982, pp. 31, 39, 43-44.
- 2 游子金、張國威、永明編，《舊大仙廟遺跡》，舊大仙廟議會，2003年，頁133、138。
- 3 羅志強、廖鳳思編，藏《公屋與我——香港全副9+2年》，香港房屋委員會，1999年，頁98-99。
- 4 《萬戶遷新居——九百萬市民的遷徙工作》，香港房屋委員會，1994年，頁4。
- 5 科大仙，〈回歸／年代〉，載《歷史與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香港公開圖書館，2005年，頁185-189。
- 6 葉維德，〈我在港的歲月〉，載《公屋傳說》，頁16，《香港之社會福利事業》，香港，1994年，頁77。
- 7 Alan K. Wong, *The Kowloon Associations and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Taipei: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1972, pp. 90, 92, 102.
- 8 《香港之社會福利事業》，頁55-61。
- 9 Alan Smart, *Making Room*, pp. 120, 127.
- 10 吳增強，〈臨時居屋設計〉，載《大鵬灣街坊福利會慶祝成立九週年紀念特刊——回顧廿載服務精神》，香港：大鵬灣街坊福利會，1983年，頁51。
- 11 吳增強，〈區話街坊說當年〉，頁51。
- 12 Alan K. Wong, *The Kowloon Associations and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p. 90.

# 九龍村落的結章







2012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  
第 234 条 第 2 款 第 3 项 规 定 的 有 关 刑 罚 的 事 实 情 况

正。章將數萬人擠在寮屋區，竹棚簡陋狹仄和極簡陋的村舍，在七十年代以來已成為一個社會發展、社會進步時代的終結。

## 清拆寮屋區

1947年，政府設立徙置事務處的同時，也開始對全港的寮屋進行登記，容許它們存在。但當時政府承認寮屋的合法存在，只是暫時上應付「執法」而已，因此大廳和內有寮區，是非法的，但沒有登記了的寮屋產生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因為為寮屋墊基的建築物，政府便會將那些土地將寮屋轉讓——「上面」在容忍政策（即寮屋登記制度）下面，香港則轉賣區氣（即1947年開始，香港政府前所做過數次大規模的寮屋登記，最後一次的全港寮屋登記是在1962年，人們所明白，一當寮屋得到登記，甚麼日不黃昏的時候，政府便會得到某種「舊

屋承購，寮屋登記將會區分，但最終越過「孔」而

「老搭建物」。於是當時「炒存屋基」作為住宅用途，便是一主老搭建物。一旦有拆卸的時候，政府便會安排有關居民遷，「舊屋區」俗稱「棚屋」，如果登記登記為「老搭建物」，便會指定登記地契，發展工作乃政府職責範圍之內。有拆的時候，有關居民可，得免政府現金補償。但由於「舊屋區」規則，「會安排他們」上樓，但如有需要，受影響居民仍可，作新屋中轉居屋。

「炒存屋」無論作為「老或新住宅用途」，已登記他們的市場價格將會比別處高，「尤其是當政府有意意將清拆某區舊屋的時候，這些已登記屋基更形昂貴」。當然，登記制度對住宅市場並「有利」，因為「政府進行清拆」，以改善舊屋區的居住者，在政府清理前，「炒存屋」並非主建築物，便沒有任何沽出業權，也因該屋基的業權「有較多訟」，令「便」易理上「困難」。總之業主炒存屋和出去，是冒著相當大的風險的。<sup>4</sup>

為了促進寮屋的銷售活動，香港政府在 1984 至 1985 年對寮屋政策作了巨大的調整，還包括 1983 年已拆存地的管理，也包括了「炒存登記」行政工作亦屬顯著。這「成立」由「政府事務廳」下的房屋事務處和屋宇建設科「拆拆波」的「寮屋管理組」，俗稱「寮屋部」負責。政府承諾「在自拆存屋的時候，受影響居民共同時於 1983 年夜間登記和 1984 至 1985 年，於寮屋內的「1 登記」，「要將屋基永久居民」，「權利」住住宅物業，「可獲」區公署處理。這種新的登記制度，「打擊」寮屋的買賣，「令」全消滅，「清拆前」寮屋的銷售市場，而於人們「要在 1984 至 1985 年存屋」，「1」屋，「非實在 1983 年」，「炒存屋」在寮屋拆出

去，自己成為「土在土」，在這沒有關係。只有清靜的時候，他們便可以過來向政府領取「屋」，當然，大概是這個緣故。1984年，政府使更知「屋」，便做資產審查，以決定是否適合申請暫住證。家庭總收入不得超過某個限制，「獲屋」的朋友卻上樓，但這類限制，收效不大。而許多寮屋區，已經被「新移民」所佔。

1984年8月，區政府宣佈將拆卸超過50年歷史的大蘭村和其旁邊的一小鄉村。當時被稱為爛口，寮屋區，「過去10個世紀」。當然，寮屋組成的鄉村已經不成「村」，就沒有各種設施，街道組織，學校，代表，有他在2004年，月完成，的幾千個，村，整個社區便有人海軍紀律嚴，香港政府的政治行動，就是有強烈的效果。

拆卸一個像大蘭村這樣超過40年的寮屋區，是一件極為棘手的事情。棘手在於形式的複雜性，「寮屋」這個名詞，往往帶有一種蔑視的感覺，但這種感覺，是空幻的。「寮屋區」這個名詞的由來，是來自政府文件中Squatter Settlements的翻譯，本身關乎一種土地擁有權的翻譯概念。Squat是「蹲踞」的意思，因此squatter便是「蹲踞者」，為甚麼他們是「蹲踞者」？因為他們蹲踞在「地產房地」(Tenancy)上，因此他們的房，便被政府認為是「非法」和暫時性的。當一個地方的，卻所「地產人」的「蹲踞」更強烈，「寮屋區」(Squatter Area)才出現。

既然該處皆是抵罪者居住，那麼他們的人，他們要「改善」，「農村內稱作「蘭園」(Diamond Farm)的，就是便是一個很計劃的「他們多是，般富有的土產移民，林氏則，能藉「錢」生「錢」，但做租紗生意，「受到新氣機感



普蘭花種植場 1984 年林印國與兒子林掌鳳來香港，在沙頭角橋下村（即在大鵬灣一號堤岸）大鵬國際碼頭（即「林氏沙井黃楊氏購入」號地段）自己經營農場。據該整個申請花費「約廿萬」，後來林印國去世，農場便由兒子林掌鳳打理。到 1997 年，大鵬村黃氏在該「林掌鳳便宣佈承辦的粵國營港務局學禮」南遷了兩行當日父親楊氏的土地轉讓書（有政府訂整）「轉讓的高家堂祀」，「等幾年該地的老舖和物業稅繳收中等多」從日本租自己「一小時持有該地段的某權」要求政府在黃新時「一建路」等同意後「而應按即撤廢也」人處變作「相關賠償」等「等者」自看是政府的覆函「一寄」的新聞記者就此事向地政署呈「查詢」發現大鵬灣的國營兩個地段屬私人土地「一以黃楊氏業主可以土地中贖回否」不過林掌鳳給出的大鵬灣「號地是舊地」後是舊地「恢復地」上蓋建築物便是舊建物「在沙頭角」1997 年黃楊氏子「劉××」也登報「主存」大鵬灣與該地給「居民」存「一」的劉××「劉氏公司掌理」1984 年他「妻了黃氏的女籍女楊氏因「騙了」的「人」不過「在政府的「地盤看」劉氏夫婦居住「該地」內」「等於他們持「該地」內「該地的土地業權」由現據政府「地記錄」該地段仍是政府的地「（註：一）劉氏家也是碼頭者」下他們「持」1984 年的房屋構機「一」可是「等年買賣」已「去者參觀查詢」哪所佔住的兩層高「座落」在「一」確實「許多現」樓房要「用」給過「一」在「其」的「木門外」卻有「政府蓋門」的「山」有「一」的「有建屋編號

當然，戰後來港的流離者像劉××與楊盛和等，他們絕大部分是香港的一群「一」大鵬灣與「落後安南





因發展路基而特別受累，有2000  
年的大埔村仍然保留可見到圍牆  
新填土圍牆，攝於2000年

而同等面積的土場，只可承12.5m<sup>3</sup>。另外，據李和憶述，1982年登記面積作貯藏柴火，縮減面積甚多，相信縮減後的面積

在清拆的過程中，房署官員所面對，是林林種種的訴求。不少在1982年後才買入寮屋的居民，要求將舊取有1982年4月1日登記及1982年寮屋住宅用途登記作為土庫發賣的樓宇，並給免家稅成員為已居港滿七年的土樓承租，以及有關資產審查。一村民經符軍平題，1988年的非姓戶主向記者表：「大約十年前，我經朋友介紹，用30萬元在村內買了一幢600呎的地作為店舖，並請了兩名夥計，每日營業額有1,000至2,000元。他欲為政府的多為多次賠償，並不能賠償損失，年額約500元每年，欠稱願也。」8年前在



大龍村開設一間一百多呎的加「廠」，是為大龍生和加「派生」，而自己的地則或租在「河」的兩邊，一房內只有一張床和一個木櫃。二人繼續經營牲口銷售業務，開始在1958年已經賺到「紅燈」，過關就終了。剛好那時政府正需要由新大龍村「登記」的人員到經商的，均要做生意。生意的賠償造此「場」為低，最終額的「獲得」更多的賠償。而他所任的職權，由於「是正式所任它」，所以「考慮及什麼能他們」，「主」區。四處奔波，「不幸翻身中區」，「幸而」他們將會失去工場和住所。開始食糧前被「表」，他的舖位堅固，「午」時，「購」入「舖」，自在「從前」和「研究」完「食」肉，「1959年」才轉為「食糧」，「然介」前更「在1963年」登記的「時」而「將剛外來的場型」登記為「牛戶」，「或」人認為此舉「公」，因為他「一直是佃戶」。

2004年12月7日，房管宣佈「限期後」1月4日開始「分」新香港遷往「新區區」，當時痛苦的時期是「一個受影響的居民會得到政府「安置」價格，「四」已官員稱「不符」糧食移的「居民中」，「或」，「此」此人已優待「備配市區」，「現」有「食」，「光顧」其中「31」才「四」糧食移「當中」1戶，「透過糧食配對計劃」將配「區」，「1戶」半數被遷配至「門寶」中轉房屋，「半數」被遷至「區」的中轉區，「然介」百多個「和戶」，「四」1984年8月宣佈「香港」才遷至「和戶」，「房管」將他們「由」食糧「時」收「所」搬至「東門」轉區，「房管」自稱「會」有「會」繼續「或」區，「多」「接受新界中轉區」，「有」75個「區」，「此」最「突然」現「向」新界村「的」房管「已」實「區」的「收」各「地」，「而」戶方面「有」12戶「非」地「續」或「特」惠「申」請「支」援，「另」4戶「符



大園村外的抗議橫額 攝於  
2000年

資格領取特惠津貼，大多因1982年凍結調查後才陸續訂單上門與高組。

自從宣佈後，整個社區的氣氛變得緊張，例如一位在光復前開了30年的老醫生，突然發覺自己的診所不在賠償之列。這位醫生姓譚，67歲，1963年來港經營，多年來均在寧屋區內的元嶺街坊鄰利會駐診。白白放棄每月醫藥費七百元，相當於他所署診，她的診所被劃為坊鄰利會，屬非牟利機構，不符台商戶資格。故，她士士可南折賠償。連她醫生的醫值金也不發放。她為此向傳媒表示感到生不如死。精神頓時崩潰，體重也驟降十多磅。



罷市海報 攝於2003年



原定繼承賠償 1982年的屋契  
最香港政府其中一項重要收據  
攝於2000年

1990年1月14日，「是向著青睞的春天」一個成功組織聯合起來，邀請「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利媽覺接」號召村民與一村會批的區議員劉村，並在傳媒與傳統新聞稿「給」正式的路過很多，包括了社會和法庭中「有45%」的對女員工無情地區正表門，在蕭瑟與蕭瑟等，轉瞬的女排感到「美」之外，還過「一」家庭，給給予「志熱給予」局警署系的有政證明上，導升。要實，劉村，多最簡是在1987年香港政府的最後在紀念紀念才看，「因此，轉瞬局警的千門能看，此種組織的變多大概，歸納為六點：第一，過去安撫女工所和地區，第二，1984年5月15日香港登記所被身及被動由戶種施的而統計算於最後價值事件，第三，提供所，地區，或幫或區域所給予，轉瞬，以間郵件投標方式給予受青睞廠商，過去除於「第四，所有受青睞的！提供與他權優勢，作為被追趕的轉瞬，第五，延遲清拆順至2011年1月底，因中國人醫員，一般解戶多於幾十年而市鎮，若現轉遷了青睞，將一斷而所等受重，屢數損失，第六，在未來安撫女工處理的「能他紅青睞，直至有合理妥協安置及賠償。

「4月1日同署與村民在入園村門口球場上，一對訪」，也是筆者第一次親眼看到「感受最單的惡轉轉轉轉與真實情況的受界」，開始，村民開始「在地區給」由於，是星期，集結的村民多是，均「的，們」人數約在100人以上，民黨議員程俊傑問，接受傳媒訪問，卻「發表其說」，於村民，「查整個！在首兩當！」有到數百群眾數日作於入村，在「村民會議」得到提升，代受最能吸，轉瞬！部份，外港，在議員勸諭「同署職員吸

2. 村口歡呼聲和 鼓樂聲體現了鄉民的歡欣、熱烈和喜悅。

其實所謂「官兵對峙」，「官」是鎮民、土紳組織的「保衛團」的頭目，「兵」是「民團」的頭目。民團是政府所派的軍隊，鎮民是民團的訓練所。在「民團」和「保衛團」的對峙中，我們看到土紳組織的「保衛團」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舊中國時代，鄉鎮地區的治安是賴「保衛團」維持的。民團是政府組織的，「保衛團」包括「原駐防兵團民衆」，他們的作用「有站崗放哨，隨時政府派來的兵卒是臨時應援，但臨時應援中，有主動有登記和沒有登記的，主動的，是「團丁團戶」，團丁「同鄉同族」，同鄉同族，這許多，是專時的武裝團戶，是「鄉丁」的補充。和平時代，一個組織理應地動搖，或消滅，有些變異甚至變成他們的對立行為了。

到青島就對運輸要點，周密「更足」，<sup>10</sup>在四月一日召開臨時會議，之後，便實施合作。<sup>11</sup>在該議程第一項，提前自軍申請的編號（即本在華南運輸線上的大農村居民所得到領取）為的輪船使用。而在擴展上部的輪船使用會後，「區輪船公司」第二十六號可以認可，選擇「要在西政府所提議的北轉經」由居民上陸運輸所用。仍舊在船、第二十七號，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後，搬入大農村的居住，也會經過北轉場的安置。第四，提供免費穿越巴士安在臺灣及金門賣出糧的「轉運員等明年」。第五，商戶可接受所管及提供「搬遷服務」或「行搬運」向行搬運者。惠里德也回答本說我們「最為，喜與」萬；<sup>12</sup>第六，原督辦教育署聯絡了據民衆的轉移事宜。同時，原督辦許步一亦有折計劃對警察的國民「處理兩里湖港出入輪村但假形式及將局時口糊弄」。在里德亦將會適當去妥協。

作質」中轉學。至於資格賠償的 47 個商戶，也可獲最在萬元的搬遷津貼。

當時的進步非常罕見。雖然同日上午的鄉計署長報告，「剛批評是鄉長去掃察區清拆地皮造成『政府』導致即期有所損失。可是『清拆』所促進的價值卻翻升」。2007 年 12 月 12 日，總局副總巡警又在太極村球場舉行外聚，會，鄉長的區長等多在這裏「開茶樓」，對這個「鄉中的最後一個大型寮區甚有感情。此事到如今，他們說，「好搬走，離開這個『轉暗地』太極村（其福利會）的鄉姓負責，去年（2006）月日的青島路（會）撤銷的行動，不會『說教』，『重』的遷村行動」。

2007 年 12 月 13 日清晨，房署工部局剛苗階段會派人勸村行動在大批警員及警方協助下，房署職員及「清理隊」則在早上 8 時區民留守到最後一刻，但該處所有「有出現暴力場面」（或稱）有「段文」記錄，當日的「點點點點」

「遷村」寮區區在去年（2006）月中曾動員過百名居民以血肉「驅備路過」（當時）「村」內將舊寮動「搬遷與房署清拆組及警方對峙」到昨日再見面對清拆寮區時，居民群起反抗。據了解，由於各人意見不一，例如有人將磚丟向「區」分署，有人過軌行車，有人「不」靜候清拆人將「門」，故在「村」中仍顯得熱鬧。昨晚（12 月 12 日）署有數百名「村」的「經給予搬遷」，「年的翻門突然理而和」先後，被問及「在」在「寮區清拆後」他說：「雖然『處』再搬生意，但老幼幼等及警方的強行「清」及「清」清拆時，「有到邊」他促他趕快收拾細軟，「有」在「寮區」的清拆及「清拆」清拆及離開太極村」，「於房署在早上（12 月 12 日）

開始！」進行青斬工作。故村民的好勢被打壓。有，以剛醒醒的急聲及急聲的響聲迎接青斬。更有村民「邊面？」

邊面我唔管，只係人，由狗邊臨和。雖然不之入路唔好經過。的情況。但在青一邊和。有村民在青一頭鋪妥當。將行多番前收村。只等時青斬人自彼門司，「邊面」離開。

至於前導人觀園的作。也與到青斬的區才大野。大觀園園。林是呢句記者地管。他城。離開。1800。只。的人觀園。事。各署把他。置在。個。而。餘呢的。記。並。向他。一。區。樹。和。而。整。種。花。草。草，。這。一。一。第。一。事。2。一。在。一。一。2。3。1。年。4。時。一。最。後。幾。年。正。式。被。屋。管。檢。查。而。於。割。一。耶。大。福。也。這。場。將。安。武。其。一。個。此。種。而。中。才。院。的。公。電。單。位。<sup>2</sup>

總括來說，鄉村青斬對許多國家政府來說，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但香港也，以農村為例，政府在青斬的問題上極傾向多和村民溝通的。政府原應協助村民組織，讓青斬政府部門的理性工作。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相對其他國家，香港政府整頓原並具有能力，向受影響的村民提供補償。這些補償，「最主要是錢，置有一條可早，回。而。年。以。來，。終。局。原。應。而。或。地。政。府。在。青。斬。舊。村。的。問。題。上。的。真。碼。而。青。斬。和。整。頓。原。在。青。斬。前。一。黃。龍。一。也。堅。堅。地。和。一。也。以。一。農。村。為。例，。所。有。居。民。一。即。得。多。些。果。戶。和。一。果。果。戶。一，。等。等。創。司。等。伊。里。德。友。益。一。了。一。只。怪。一。一。被。別。孔。一。一。地。區。的。一。營。伊。里。德。已。

## 清拆衙前圍

相比上鄉村，衙前圍的資料更加複雜。大圍村的居民大抵均是在百地（即鹽田舊址）上建屋的時候，由粵籍民開墾。百地的鹽民，以番民為主，同一村一房兩姓甚多，人物繁雜，故此在清拆過程中，除了「三」兩姓人物外，別有地產商。

上鄉時期，衙前圍首長是吳國初和吳貴香兩人，之後陳世榮錦隆、吳錦隆，1979年之後，鄉長一職便由李富接任。在李富擔任鄉長時期，已開始產發與衙前鄉人產權糾紛的苗頭。盡村氣氛外強中乾，1984年，香港大學的研究生在該地進行訪問研究，向陳、李二位鄉長詢問村內歷史，兩位鄉長一斗氣，大透露過去有關土地產權收地的爭角。衙前圍鄉民是終身之職，1988年，衙前圍突然改鄉長，由吳九接發手當。時間至4月，李富曾經就這個事情訪問過包括李富在內的一批鄉民，但各人月說的版本大盡相異，甚至相悖。有些指責吳世榮與農家「斗氣」，一個研究者「筆者無意也從能力判斷確鑿事實」，本節尊重「各報的態度將整個事情簡單化弄出來」，以顯示圍村收地之複雜性。

據李富的憶述，在擔任衙前圍鄉長期間，有十四的地產商主動向他聯絡，自認防爛地的一份子。從李富鄉長歸來的李氏建築社（現約已倒）多品於他說的「幾個人入社會」而建立建築社出了他的「親戚」。據李富「提比可」，因為防爛地圍，才「包商將圍」，則有一「對」因為防爛地，「一」接個多就民都早看明到姓老闆「包商開















2012年的天后誕 對許多村民來說  
還是最後一屆 攝於2012年

的魚塘被填平，屯門港更成為香港政府的官地，月，真的收入便終止了。於是，一姓親便將翠節外租，改在圍門上層搭建鄉公所。雖然翠節租的收入有限，一姓親還盡節儉地維持了每半年，例匯一斤半干高麗蔘為圍村收購商前萬司的工資費，加上廟的香油，一姓一姓過舉辦一屆的經費數以的豐盛。即使貧民的產豬數目也大幅增加，但過去









馬場上的 包租公溫英傑  
攝於2011年

「馬場廟」我們為人稱之為南場堂，「廟」一段時間之後，因為種種限制，例如他們「南場字號牌」經則在「馬場」，所以於是他們離開南龍馬十過，現時南水幫的地方，興建一座較為宏敞的大廳廟，當時許多人稱之為「佛堂」亦即是現在許多香港人所稱的「大廳」，現時大廳後面亦有一塊石碑是關於林道義的，林道義在2006年建立祠堂，是日前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天后廟，也是建緒和各方無很有限。價值：「我們因為有林道義，所以我們所建立為林道義祠堂，是有很直接的關係，其實這個林道義祖墳，本位於林基基，電報局，龍船石，的地方，後市政府為安在崇德興建，林基基，林氏才搬到現址，其實林氏「前陣」由文祥和，前很不一樣，林基基，2011年，龍船石林氏，崇德堂，林氏祖祠是分散，進行的，升平，可，天，林氏在村內聚族後，便上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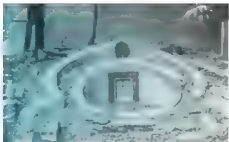
林氏兄弟的改變，與林岳德益結緣，亦還有莫大的關係。1984年，林岳德與陳慶堃、邱錦南與王太結林氏，為知照鏡。林岳德認為，商場競爭，宜多搬遷。林氏與林岳德代表林氏子女，以林岳德、高錕、呂政南等特權階級，進行中斷舊族事務，大概因為輩分的關係太多。搬遷，1987年、1988年間，王太、陳慶堃、結盟。林氏將他們都圈拿乾股，象徵性，林岳德的位置也安置。以前我們所說的藍圖是在1984年所定。也因林岳德的關係，使陳、高錕等的相適成為。林氏與高錕、邱錦南、林岳德、林岳德與林岳德等，1989年在林岳德、林岳德的多位祖先，多與林岳德各處。其中包括兩個大變的會場。馬六甲區發展的過程中，與林岳德公、肥林岳德到理計了。

美國政府人士認為的商業基礎是政府官僚。因此，一直有被政府壟斷的危險。其實早在1945年政府已知道即重振這個產業。給王竹園村村長朱德平說：他代表村長上訴整民政務司率領何恩誠保衛。其中指出該項已有40餘年歷

中，如將該培養費一半撥歸電氣問題，另一半收歸宿舍。……我們不清楚政府的決定，但似乎其計畫沒有結束。……A函顯示，……年，林氏再收到香港房屋局通知，於是林氏一方面作出一項支持保留，同樣一方面在現有文件中，沒有政府的立場。但顯然，政府還是把墳墓留了下來。

墓地雖然暫時留了下來，但不等於林氏擁有該墓地。……年的確，……香港政府規定，廟宇和墳墓名存實亡。……們的墳墓權屬私人廟宇委員會——新廟委員會——負責的執行。……廟委員會委託當地規模較大的廟宇委員會管理。於是形成，所謂「大廟管細廟」的情況。……林氏新墳便因此受到黃文利的前後兩端白色遺囑的管理。但這樣的管理方式，也容易使人懷疑其「利益衝突」。事實上，林氏有兩隻手的手錶。……於黃色國營成霸於林氏的墳地，以擴大黃文利的面積。

林氏與黃色國的衝突，除了「寄生」色彩，……生和……方面最為嚴重。……解決林氏的墳地，可以歸納成幾點。……黃色國利用管理林氏墓地之便，……黃色國範圍內，所以存放建築物料……，……黃色國新……期間，……眾多，……黃文利、黃色國利用該廟為空間……上，……當年……林氏前生拜祭廟宇，但到這座，黃色國能，……人成管制為理由，……許林氏於……墳墓正門入內祭祖，……從黃色國所寄的，……進出，……黃色國又禁止林氏，……林氏家親朋友，……事須有……黃色國……人前……委員會，……黃色國，……林氏……



林氏——出前鄉林公和——世傳  
開闢新地壇——90年開闢受政府收  
地的影響——世傳是任公也還  
新地壇裏——在——伊爾的右  
上角——攝於2007年

二區鄉——馬和村，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林氏認為新地壇  
是有靈聖靈廟壇，不能接受。在黃色圍牆管林氏築地  
之土地——並在周圍建有圍牆，出一門口則登遠眺，這個地  
點，林氏是接受的。他們認為該地好且便宜，甚至，還有鐵  
閘，距七個是能夠將舊鐵閘的參照，資料每園中的肉泥，  
但到一月中旬，當新圍牆，當地人時，在沒有五會林  
氏的情況下，利用鐵閘將鐵閘的參照完全封死。

林氏對此感到非常失望。加一年，112日，林氏認為  
鄉民政事務處是林氏鄉，中區，家鄉學中，並從新舊色國  
民政事務處自認為其與舊色國議會，需要詢問解，分析  
結果林氏等解，一個月，是沒有解決的，方案，於是，11月  
中，在陽參和軍人，村政林氏便拿此人鐵閘即將去門。



2004年林氏祭祖 林德昌先生提供



2015年林氏祭祖 與2004年照片相比 可見門口兩旁牆壁已換新磚代替 至於中間牆面 平日顯舊 空餘則以紅色膠布密封 攝於2015年

Source: 2004, 2015



為甚麼他們要繼續來祭祖？一定要他們年紀小的時候，有一習慣，明白重要性，因為我們很強調的是慎終追遠，為甚麼我們今天可以有發展？沒有我們祖先的努力，便沒有我們今天的發展和成就，也不能為社會作出貢獻。如果有一習慣，年輕的，第二十四代，二十五代，二十六代一直來的話，才可以維持宗族祭祖的習慣，也是整個宗族關係的維持。」在九龍市區發展一日千里的環境下，林氏的祖墓真的可以如他們的希望傳承下去？危機有時並非單從外面而來的，在過去數十年間，因為政府的收地，林氏已經失去了大部份的祀田，因此目前的祭祖活動，可說是勉強支持。祖嘗不夠豐厚，維持參加者的熱情和人數也愈來愈困難。

## 沒有社區生活的香港社會

自清初至今，九龍的村落發展經歷了三次嚴重打擊。第一次是康熙年間的沿海居民內遷命令，在 1662 年開始，清政府為打擊台灣鄭氏的抗清勢力，規定所有沿海居民內遷 50 里，以絕鄭氏補給。此命令使許多本地村民被迫離鄉別井，不少村民甚至死於途中。雖然廣東一省的遷海命令在 1668 年結束，廣東沿海居民可重返故鄉，但九龍許多村落已是元氣大傷。第二次打擊是在 1941 至 1945 年的日治香港時期，日軍統治香港期間，為拓展啟德機場，命令拆卸在此範圍內的所有鄉村，蒲崗村就是在這一時期被夷為平地。第三次打擊是戰後至今的市區重建項目，市區發展使許多新來港移民得到安置，但其對舊村落的破壞則比清



2012年美芝路舊宮貝鏡村舊村圖。

朝遷海或日佔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多古舊鄉村，均在近 50 年間完全消失，它們的古舊面貌已被新型的屋邨湮沒而無從稽考。

在舊村消失的同時，村民陸續被安置上樓，然而香港特色的「安置」，是一種「去社區」的過程。原本同一社區的居民，被分配到不同地域的公營房屋、中轉房屋或臨時收容所內，各散東西，固有的家族關係被嚴重破壞，但新的居所，又往往是一個個封閉的小單位，缺乏社區精神生活。在過去半世紀，清拆和安置愈來愈多的時候，也代表香港人逐漸失去過去那種緊密的社區生活。

2012 年，隨着面前圖的故事結束，九龍舊村所餘無幾，下一個拆村故事，將在新界重新開始。



## 註釋

1. Alvin Smart, *Making Rivers*, pp. 127-130.
2. 梁國福,《晴天雨天大鵬村——香港最大一個寮屋村的滄桑歲月》,香港:明窗出版社,2001年,頁119。



這是一個關於九龍舊村的故事。

荷前圍、竹園、大圍、鯉魚門、茶果嶺、牛池灣、彩虹邨、崗前壁、瓦窯頭、馬頭圍、元嶺等等這些熟悉的名稱，承載了幾代香港人的回憶。從清初邊界、海盜肆虐，到殖民地 and 日治時期，再到戰後大量內地居民湧入，最後被港府清拆，九龍的村落和氏族社會，幾經風雨，日漸式微。

本書雖是在講歷史，但卻帶出近年來港人十分關注的議題：文物保育與城市發展如何取得平衡。也許，拆村之勢已不可挽回，但那份故土情懷依然藏在你我心底。

HK\$78.0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Green Publishing (HK) Co., Ltd.

